

瘋

Fantasia Magazine
ISSUE 42

March.2020 www.FantasiaMacau.com
免費贈閱



致敬——守護澳門的你們
01/02/2020

畫題：向守護澳門的你們致敬！
作者：陸曦



暖春守望 / 共戰疫情

春暖花開時，愿歲月如常，你我欣喜相見……



掃碼關注萌小福



ISSN 2412-6470
9 772412 647005

編者語

疫症無情，藝術有情，《瘋》持續紀錄澳門文化產業發展脈膊

第42期《瘋》出版之際，由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原因，城市接近停擺。跟隨特首呼吁，為防疫症蔓延，市民安在家中。在風雨搖擺當下，澳門的藝術文化人應該如何發揮他們的力量，在信仰缺失的當下，讓市民重拾對生活的信心呢？

本期《瘋》重點推介《澳門交響樂培育發展土壤》了解澳門回歸以來交響樂教育的發展，澳門是需要一個龍頭集聚的藝術機構，或是一個百花齊放，藝術團體各自修行的環境呢？

藝穗節為澳門文化展演提供了一個試煉場，本期為當中三個優秀項目進行解說。《脫單電影院》讓觀眾在笑中有淚的情況下感受愛情的珍貴。《冥王星的分身》如何讓觀眾在虛擬的星球中與裝置和世界進行互動與探索呢？《萬華舞影》如何將科學與藝術重新結合呢？

面對疫情，我們借用畫家陸曦先生的畫作，僅此獻給全國共同奮戰疫情的同胞。本期《瘋》將撰寫藝術，走進讀者心窩，共度藝術生活點滴，重拾社會信心。



插畫作者：陸曦

瘋

Fantasia Magazine
ISSUE 42
March 2020 www.FantasiaMacau.com



SPONSOR
主辦單位
望德堂區
創意產業促進會
St.Lazarus Church District
Creative Industries Promotion Association

PUBLISHER
出版
文化公所
Hall de Cultura

WEBSITE
贊助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CHIEF EDITOR
總編輯
老顧

EXECUTIVE CHIEF EDITOR
執行主編
張少鵬

MAGAZINE EDITOR
編輯
鄧坤林

REPORTER
記者
胡曉穎、白慶之、Afra、Cherry、Lin、Eva、Color
Freddy、麥文姬

設計印刷
濠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NTACT
聯繫人
李小姐

ADDRESS
地址
澳門聖美街5號A

INQUIRE
查詢
2834 6626

WEBSITE
官網
www.FantasiaMacau.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FantasiaMacau

ISSN 2412-6470

本期印數為 2,000 冊

目錄 CONTENTS



1~8



9~12



13~14



15~16



17~24



25~28



29~30



31~32



掃描上方二維碼，前往我們的文創資訊新媒體平台

在歌劇中走過萬千世界

--專訪女高音家王曦

文 / 訪 / 白慶之
圖 / 受訪者提供



王曦

澳門與藝術的距離，從來都很近。每年積極籌備的國際藝術節目，規模龐大的宣傳活動，可見澳門有著站上國際舞臺的企圖，並希望以此積累發酵，為這座城市披上光彩奪目的華服。在西方國家的藝術領域上，古典歌劇總能在舞臺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綻放光芒，贏得觀眾的喝彩。可惜的是，歌劇卻往往與澳門無緣，甚至在亞洲，它總是有著一種距離感，流行性和普及性之低，華人要想在歌劇舞臺上突圍而出，也並非易事。

被美國歌劇雜誌Opera News讚譽有著「華麗的音色，熟練的技巧與出色的音樂表現力，是一位極為出色的女高音」的王曦，曾登上過美國紐約市立歌劇院、明鏡歌劇院等首屈一指的大舞臺，也曾在Iram.M.Cooper國際聲樂比賽、蟬聯兩屆舊金山灣等賽事獲得過一系列的國際獎項。受訪當天，她喜悅地拿出其演出過的刊物和報章，分享著過去的點滴回憶，眼裏有著孩子般的興奮。我翻著刊物，在一個個西方的臉孔中，唯獨王曦的東方面孔，卻突出的印在其中。



我是《費加羅的婚禮》中的蘇珊娜

歌劇演員就如我們日常所看到的電影演員般，根據每個角色的性格、背景揣摩塑造，存取感受，再為角色注入靈魂，打動在場的每一個觀眾。

所謂戲如人生，王曦回顧戲內所演過的云云角色中，自覺最鍾情於莫扎特《費加羅的婚禮》中的蘇珊娜一角。「我喜歡她的聰敏和熱情，就像我個人的這種特質性格。」亦正因為戲外的王曦，有著如蘇珊娜般極具主見和思想的個性，靠著自己的智慧掌握命運，也使她在追求戲劇的路上如此堅決無畏。

王曦憶述道，從她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對歌唱很感興趣。就如同許多人的童年一樣，學過鋼琴，也上過繪畫興趣班，唯獨對歌唱的熱愛和堅持，卻始終如一。「我記得小時候我爸說：『你有沒有想過你到底想做什麼？』我說我以後要在大都會（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唱歌！」如果說命運愛捉弄人，倒不如說命運總有著意想不到的驚喜。王曦萬萬沒有想到，小時候一個執意的念頭，從此埋下了生命中的伏線。直到二十五歲的那一年，她真的站上了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的舞臺上，唱著自己人生的第一個輝煌，心無旁騖專注一件事，自然是成就自我的關鍵所在。



既是歌劇演員，也是「特務」

對於歌劇的基本概念，行外人普遍的印象是歌劇演員穿著浮誇華麗的演出服飾，在歌劇院的鎂光燈下唱得陶醉不已。王曦說：「當你在每一場演出返到後臺時，都會有工作人員不停地幫你灌水，歌劇演員要不斷地喝水，補充水分，因為一件演出服飾，已經有十幾斤重，再加上一直站在鎂光燈下，汗水會不停地流。」一個歌劇的演唱，往往要花上四小時以上，因此演員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堅持健身，鍛煉身體，對於個人的體態要求，又是另一個考驗。

「嗓子和技巧的訓練，已經是十幾年的功力，然後再上到舞臺累積經驗，這些都需要很多年的磨練。所以對舞臺、對導演、對燈光等的這種捕捉感，以至於背臺詞，練順口溜等，都是要經過長期訓練。」歌劇在西方國家的藝術舞臺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因此歌劇演員也要配合不同的表演使用相應的語言演出，如意大利語、德語、法語等。要從最初對該語言的一竅不通，到以此背誦對白，王曦笑說：「有時候別人聽來會說：『你究竟是個演員還是搞特務的啊？』」



何謂聲樂，何謂歌劇

聲樂與歌劇兩者之間，雖然都以唱歌的藝術形式呈現，然而其意義大相逕庭。「人們經常容易混淆聲樂與歌劇，其實兩者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中最大的誤解是覺得歌劇就等同於唱歌。」相較於聲樂，歌劇演員除了要具備扎實的唱聲樂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配合舞臺上的所有元素，再到舞臺上發揮表演的張力。從一個「唱歌好聽的人」，到一個「唱歌好聽的戲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唱過歌劇的人，再到舞臺上唱聲樂，相對而言就簡單很多，但如果叫一個唱聲樂的人演歌劇，卻完全不一樣。」



王曦演出



鎂光燈熄滅，說再見卻不再見

作為一個歌劇演員，王曦透過歌劇走過世界各地，受過觸目和肯定。談到當中的感受，王曦若有所思地說道：「演出久了，有時候醒來睜眼的那剎那，都忘記了自己身處在哪裏。」浮游於各地，是藝術家無可避免的征途，當中的甜酸苦辣皆可銘記於心，唯獨每次的別離，最難讓人釋懷。「一直在各地演出，你很難交到長期的朋友，因為當你每次交到新朋友，在演出後都要分離。」從認識到交心，從分離到痛心，再開始對人與人之間的悲歡離合感到麻木，看似是一個歌劇演員的心路歷程，但大抵每個人終其一生，或每天庸庸碌碌，或走過萬千世界，總會有些人在你生命裏留下過痕跡又轉身離開，某次的再見，其實已注定各走他方，是遺憾，也是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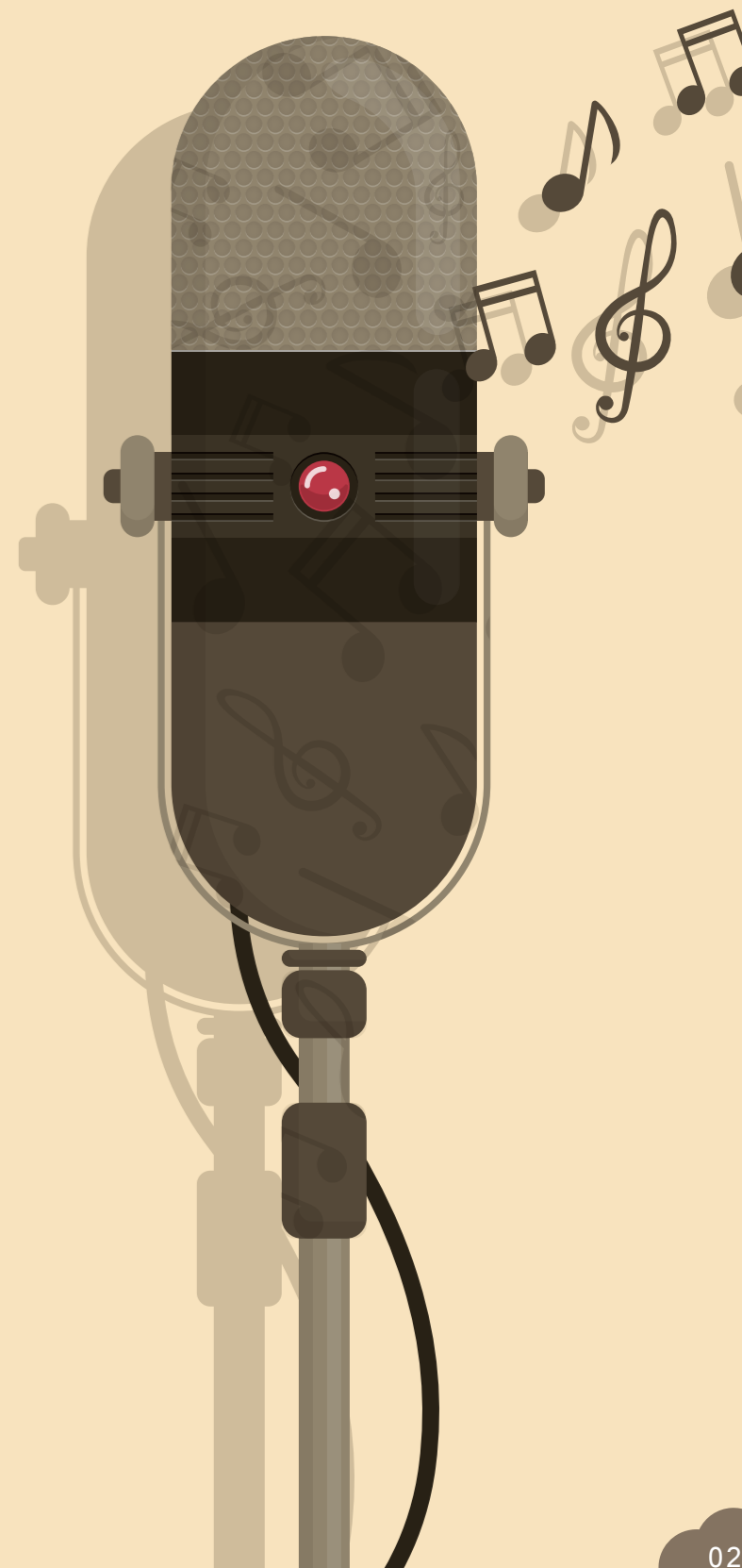


以教學感受歌劇中更多的可能性

總是在路上，感受過歌劇中的風花雪月，唱過不同角色的各種人生，目前王曦更願意在歌劇中找到生活安定的節奏，以及從教學中感受歌劇中更多的可能性。現在她每年都會帶著學生去意大利暑期留學，以自身的豐富經驗開拓學生的藝術視野，並在藝術理論上尋覓更深層的追求。而在她所教導過的學生當中，有從聲樂的基本功開始學起的，也有畢業後被美國獎學金錄取的研究生，一直的探索，只為把歌劇的意義以不同的姿態繼續遍地開花。



王曦與學生的合照





生命只有一次， 但我所擁有的生命不止一個

專訪澳門戲劇演員楊彬
文 / 訪 / 白慶之
圖 / 受訪者提供

黑幕中亮起了燈光，演員開始於黑盒子的空間裏，以各種人物姿態展現在觀眾的視野之中。座上的觀眾無一不屏住呼吸，緊湊地排坐在一起，只為等待著一場人生上演。劇場頓時如一個與外界隔絕的時光隧道，場外的紙醉金迷，車水馬龍，已從真實意象到舞臺開始之際，暫且與自己無關。

被觀眾所認識的戲劇演員楊彬，可能是《匠木浮城》裏的「二叔」，可能是他主演的《侯貝多·如戈》，可能是他所監製的《明年此時》。自台北藝術大學畢業後，他開始於「曉角話劇研進社」工作，一直參與於幕前幕後的工作，經歷越十年的舞臺經驗，目前他已是澳門劇場界炙手可熱的演員及監製。在訪問中，楊彬在談吐間仍不禁流露出感性與稚氣，以及對戲劇充沛的熱情，並告訴我們許多他對之後的作品活潑、多元的想像。

我不是只有「我」

無論在日常或演出中，演員都需要不斷觀察人生百態，從自身的「我」演繹出不同的「我」，楊彬坦言，這正是他熱愛表演的原因之一。「以自己的軀殼塑造不同的靈魂，再以「楊彬」這個人在觀眾面前去展現我所認為的角色形象。」戲劇之美，在於演員需要更具體地接觸人生的本質，並向觀眾傾訴每個靈魂深處的故事，把現實的面貌沉浸在劇場的力量當中。「我們可以透過作品和表演，嘗試瞭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從事件中創造和感受不同人物的生命和經歷。」

演員從提取和傳遞感受，到重新賦予角色的存在，是理性與感性的連結，此為重要的工作之一，又有著容易讓人超乎負荷的心理負擔。楊彬說，在他演出過的角色中，最有別於自己個性的便是改編至真人真事的「侯貝多·如戈」。為了更貼近地感知無動機殺人犯的角色，他花了許多時間閱讀劇本資料和角色背景，外人看來 No reason 的殺人行為，楊彬卻更願意觸碰角色的內心深處，瞭解侯貝多·如戈在世界框架中難以尋找出路的精神缺口。「當時在接觸到這個角色期間，我開始變得容易暴躁，連身邊的人都感受到我的變化」，暴力失序與理性邊緣只一線之隔，躁動不安的內心，是演員和角色的情緒糾纏和互相接近，一呼一吸，意念之間，既是演員「自己」，亦是角色中的另一個「我」。

因為意念，所以美好

關於《侯貝多·如戈》的記憶，楊彬可謂感受甚深。整個故事充滿著「性」、「絕望」、「黑暗」的氛圍，法國導演Franck Dimech從怪異的舞臺呈現中令觀眾容易進入dark side的狀態，感受角色與別不同的一面。楊彬憶述當時排練此戲時已覺意味大膽，劇本上又有太多讓人難以理解的情節和心理層面，與一般劇場的風格距離甚遠。但即使是演出這種看似超現實的劇本，台前幕後依然義無反顧地付出，「在排練的過程中，很難得地大家都願意嘗試並相信「這件事」，而又認為「這件事」就是應該這樣做。記得當時排練前的最後一個禮拜，導演突然說「佈景全部都不要了」，當下每一個人都有點慌張和詫異，但最後在無佈景下的南灣舊法院原貌演出，其實更能突顯審判的意味。」導演與演員的化學作用，就是在藝術中不斷尋求幽微感知，排除雜質與懷疑，共同地建構嚮往，並由始至終：「我們就像願意相信一個大家都未知的道路，但在探索的過程中，又不斷發現與以往不一樣的新事物，很滿足、很實在。」在接下來的日子，楊彬會再次與此劇導演Franck Dimech合作出演《大鼻子情聖》，並計劃在澳門甚至在法國演出。



《我的換樓秘笈》宣傳照片

生命有限，我們值得看得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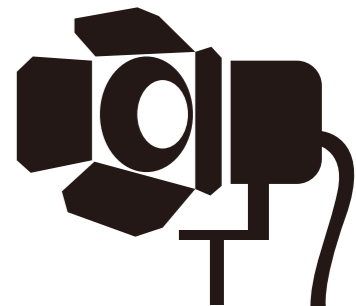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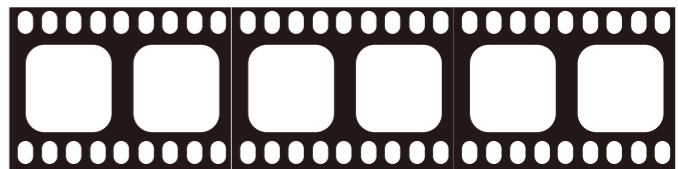
身處在藝術資源豐富的澳門這塊土地上，戲劇算得上是拙壯成長的一塊。楊彬坦言，與鄰近的香港、台灣相比，澳門戲劇的種類性可更加多元化：「對比99年回歸以前，澳門人現在的生活節奏較為緊張，因此普遍人們結束工作後，都會想去看比較放鬆點的作品，對於主流市場來說，群眾會想從戲劇中獲得「娛樂性」多於「反思性」的作品。」雖然如此，但市場的口味並沒有讓楊彬與澳門一眾藝術工作者因此而改變創作方向，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例如戲劇創作、導賞、講座等，除了共同維護藝術創作在市場上的地位，也培養了澳門人不同的藝術觸覺。他感慨地說：「生命是很有限的，我們應該要看更多不同類型的東西，例如舞蹈、畫，雖然形式上抽象又難以理解，但這就是美學，只要你去感受，就能悟出當中的意味，戲劇也是如此。「每遇見一個感受，或許難以用言語說清，但在藝術面前，當你願意打開五官，用心把情感留存，於其中找到自己，重拾生活的質感，這已是你與「藝術」之間的精神連結。」

重新搬上舞臺

從展現船匠生命故事的《漂流船廠》，講述澳門造船業近五十年歷史的《匠木浮城》，見證澳門回歸前的時代變遷《明年此時》，到最新的作品《我的換樓秘笈》，楊彬除了嘗試過少眾類型的劇目，他所參與的劇場也時時與社會議題掛鉤。楊彬說在2014年《明年此時》上演時，觀眾的反應是其想延續此劇的原因之一，除了因為演員有趣又專業的演出，也是因為劇本本身有血有肉地敘說了澳門回歸前社會的變遷，而《明年此時》亦會將於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重新在不一樣的舞臺上，重新呈現在觀眾眼前。



《明年此時》宣傳照片





「承舞紀·澳門舞蹈團」藝術總監陳小玉

承·漢唐古典之美

可能很多人有觀看過中國舞蹈，水袖舞、千手觀音……帶有古典韻味的服裝，兩片如雲彩飛舞的衣袖……若細緻談及到「漢唐古典舞」，在澳門這小小城，或許也難找到知音人。

「承舞紀·澳門舞蹈團」是澳門寥寥可數能學習中國古典舞的舞團之一。藝術總監陳小玉醉心漢唐古典舞多年，清爽的短髮下，有著一種溫文爾雅的恬靜。一聊起舞蹈，她整個人突然像注入一股能量般，突然「精靈」起來，緩緩道著「漢唐古典舞」的來龍去脈：「中國古典舞分為四個流派，其中一個流派便是漢唐古典舞。雖然稱為「漢唐古典舞」，但其實不僅包含「漢唐」兩個朝代，而是從中國五千多年的傳統文化裡吸取素材。」她繼續手舞足蹈解釋道：「我們所創造的每一支舞蹈，是以中華文化作為素材，當中包括詩、書、畫、雕塑、建築……所有的人文風尚和社會面貌都會包含在古典舞的創作當中。「漢唐古典舞」某程度上便是中國古典舞現代詮釋。」

背後承載著這樣宏偉的歷史文化，每一下手臂的揮舞，腳下移動的每一寸腳步，都需要精心策劃；為了配合整套故事，細緻到舞者的髮髻、服裝的選色和搭配，每一個細節都是為了凸顯舞者的成長階段和心理狀態，在觀眾眼前呈



承舞紀曾多次參與澳門盛事之一的幻彩大巡遊

薪火相傳——《莊子·養生主》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意為柴火燒盡，火種仍可留傳。現在多用於比喻學問和技藝的傳承。

一舉手，一投足。舞蹈技藝的傳承，在欣賞和模仿之間總能拿捏些許，然而箇中的韻味和承載著的五千年中華文化，則需要時間和心思沈澱、發酵。而這份傳承，還需有心人延續，薪火相傳。

現的一支舞蹈，每一步都經過精準的考量：「與流行舞蹈相比，因為流行舞是現今當下的事情，可能現在你身穿的這套服裝，我身穿的這套服裝便可以上台演出，而舞步的編排可能是排舞師當下的心情，開心或者不開心，都能夠投入這件事去呈現；但是中國古典舞，僅僅是服裝方面就已經非常令人頭痛。」除了服裝的設計上，編舞也是一個十分不容易的過程。「不同年代的舞蹈作品，為甚麼大家可以看得出是漢風還是唐代呢？因為每個朝代都存在對於女性的審美確立，都有著社會地位的分別，我們需要通過林林種種的書籍、文獻去找相關的資料，然後再表達不同的氣質。」說到這裡，小玉覺得言辭難以精準地表達出她的見解，乾脆用肢體加以表達，做起了動作：「譬如如同一個動作，為甚麼我所說的「氣質」會讓人感受到不同，例如明末清初，「做手」會相對小一點，小動作會比較多，因為社會「說服」的限制，所以女性都是比較委婉的」，她一邊說，兩隻手指婉如含苞待放的花朵舉到了耳邊，眼神溫婉地猶如微笑般向我瞄了一下。「所考量的方面會多很多，除了肢體語言，包括眼神的表達……所以取捨的時候，我們需要閱讀很多不同的史料、人像、雕塑、畫作，去思考線條的粗細（以突出不同年代人物的分別）。」

所謂的「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說的除了是舞者一揮手，一投足訓練時揮灑的血汗，說的更是編舞者對史料的研究以及在舞者身上所投射出中華歷史文化的精準考量呈現。



承舞紀獲邀參加世園會澳門園開幕演出

舞·青春人生哲學

「三歲定八十」，小玉的舞蹈人生故事，則要追溯至三歲。「剛開始學習舞蹈其實是啟蒙階段，基本上都是身體的律動，因為從小我就喜歡手舞足蹈，所以媽媽就帶了我去學跳舞。」小玉回憶著說，慢慢到小學開始學習芭蕾舞，中學時期讀的是濠江中學，濠江中學的舞蹈隊也是澳門數一數二的舞團，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另一個舞種——當代舞。學習了整整六年的當代舞，在一九九八年，小玉與古典舞結緣並堅持至今：「當時我們每年都會為「校際舞蹈比賽」排練舞蹈，當年恰巧揀選了《踏歌》。以前學習舞蹈，是老師和我們一起看錄影帶然後學習其中的動作，而當年很幸運從北京舞蹈學院跳《踏歌》的師姐剛好來濠江中學，然後「手把手」地教我們動作。」她憶述道，《踏歌》雖然看似簡單，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順拐」（即是同手同腳），要跳得好絕非易事。「當我看到她們跳的時候，當自己真真正正跳順了的時候，才發現：哇！原來可以這麼好看，於是便被深深吸引了。」

單親家庭長大，又作為長女的她，要作出繼續學習舞蹈這個決定絕不容易；而「北京舞蹈學院」的「漢唐古典舞」科系又是每兩年才招生。最終在媽媽的支持和鼓勵下，小玉更是對於漢唐古典舞的鍾情，她選擇了到北京舞蹈學院，與她所鍾愛漢唐古典舞在續前緣。「可能我自己真係（真的）好鍾意（很喜歡）跳舞。」這短短十數字，小玉很堅定地重複了兩次：「無論是教學上的我，還是舞台上的我，跳著舞的自己是真我的自己。人其實不容易，雖然我們常常會把「不要在乎別人眼光」掛在口邊，但是要無視別人眼光其實很難做到。但當我在舞蹈「裡面」時，我會找到那份自信和自愛，會懂得欣賞自己，享受著自己的每一下呼吸——我會覺得自己在舞蹈裡是最美麗的——不是指樣貌，指的是生命，我覺得我的生命在有意義地燃燒著。」

這種緣分，這份鍾情，就如命中註定一般，讓小玉悟出了屬於她自己的一套哲學人生。「跳舞的女孩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要吃很多的苦，流很多淚水，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上千上萬次同一個動作……人是會怕悶，怕辛苦的，是甚麼促使她們一年又一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繼續堅持這件事？是舞蹈磨練出堅毅的意志和自信的自己。當我踏上舞台的那一刻，我已經沒有甚麼可以害怕了，因為要錯的，我已經在台下錯過上千上萬次了。」這些道理被小玉形容得很是輕鬆，但一字、一句，甚至每一下停頓的呼吸，彷彿都承載了舞蹈歷程裡一點一滴的血汗淚水：「舞者最大的苦痛，是當我們還在包紮自己受傷的腳，但當我們踏上舞台的一刻，依然是笑著面對觀眾，娛人娛己的同時又將所有傷、痛、苦留給了自己……但是我相信每一個舞者都唔覺得只是苦事，相反會覺得值得。」剛剛委婉柔情的眼神，在說著這番話的時候，多了份堅定和肯定：「這種值得，是生命的磨練。不斷在失敗裡站起來，又不斷擊敗以前的自己。」這份堅毅，這份勇敢，這份自信，這份熱愛，這份追求……相信只有經歷過，才能真正領悟這套人生哲學。

紀·古典文化傳承

於北京舞蹈學院畢業後，小玉再次面臨需要作出重要決定的人生岔路：繼續考舞團，或者回澳。

「因為我三歲的時候學跳舞時，就已經訂立了我的夢想是做一名舞蹈老師。」二零零七年在北京舞蹈學院畢業後，小玉甫回到澳門，便開始投身教育，由兼職到全職，在澳門演藝學院擔任導師，至今剛好整整十二年，一個輪迴。而在這段期間，她也有不停地參與演出及舞蹈的編創，希望一點一滴的積累，將漢唐古典舞帶給更多澳門人認識。

小玉說，近年越來越多喜歡跳中國舞的女孩子在分級考試第13級之後，因為無渠道繼續深造而無奈地要被迫轉為現代舞或其他舞種。於是2017年，承繼著小玉「承先啟後」之意的「承舞紀·澳門舞蹈團」便應運而生。「這是我一輩子的使命。僅靠我自己去堅持這件事，我很清楚，走得不遠。單憑我一個人的影響力是有限的。」於是，小玉懷著這個信念，憑著她自己的力量影響了一班人，成為「承舞紀」的團員，「每一位團員再出去影響不同的孩子，這樣，我們的花才會越開越大。」

她肩負的這份使命，讓她由一個只懂在舞台跳著自己舞蹈的新鮮人，變成學習「BB語」和小朋友溝通，身教她們舞蹈的基礎；讓她放棄了演藝學院二級教師的高薪厚職；讓她縱使不是歷史文學愛好者，依然會閱讀大量的歷史文獻，了解每一個朝代的民俗文化……她對漢唐古典舞的鍾愛，早就由稚嫩地、單純地喜歡，化作有著重量的推廣「使命」——「可能旁人會覺得可惜，但我會覺得，可能是一片新的天空，讓以新的方式繼續翱翔。」

「漢唐古典舞的特別之處，就像是一杯茶，越泡越濃，越泡越香。」這是小玉對心愛的漢唐古典舞的形容。由最初淡單純的喜愛、堅持，到荳蔻之時，在舞蹈裡感悟人生，從南到北再回到南，將經歷化為自己一輩子的「使命」，這份愛，愛得純粹，又愛得深沉。

承舞紀·澳門舞蹈團 FACEBOOK 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chengwujimacau/>

用藝術訴諸內心，走出自己的道路 - 專訪漆藝畫家梁子毛

文/訪/圖/ Color

「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犧牲」

兩歲塗鴉家中白牆，父母沒有極力阻止，便開展了梁子毛人生的藝術路，與生俱來的藝術細胞、我行我素之個性以及對藝術的熱愛，自覺注一輩子為藝術而修行，畫畫對於子毛而言，猶如本能。於理工視覺藝術學校畢業，年僅三十的他，藝術生涯已經超過十年，可謂澳門年輕有為的藝術家，短短十年間獲取無數獎項，創作作品被不同機構或私人收藏，亦接過各大機構和政府部門如澳門美高梅展藝空間、澳門威尼斯人、澳門教青局及市政署等的創作項目。2017年天鵝的來襲、輾轉間工作室的搬遷，受到天災的侵蝕與空間之限制，無奈需將他用心創作之作品銷毀；藝術路上嚐到的種種甘苦，為他帶來截然不同的人生體驗，縱使這樣，也從沒動搖子毛堅決的心，加上家人與受眾對他的支持和肯定，更加奠定他藝術的生涯。

「靈感始於生活，藝術始於文化」

梁子毛早期於珠海生活，性格沉靜孤癖，當時娛樂不多，亂畫就成了他唯一的樂趣，而生活中的芝麻綠豆，雞毛蒜皮，只要隨手可觸可看的都能夠成為作品題材。「以前邊似而家有咁多娛樂，有電視睇已經好幸福喇。」說著說著，他思憶著那時喜愛看的一個教國畫的節目，這個節目內容引發了他對國畫的興趣，於是便自己去摸索國畫的精髓和技巧；後來轉居於澳門，重新適應新的環境，新的生活文化，由於受到西方思想所帶來的衝擊，故興趣由國畫轉移到西方特色的油畫、水彩、乃至塗鴉上。對於子毛來說，若然要看懂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必須先了解作者生平，當時的生活背景以及文化背景，不然將無法深深感受到作品背後深層的意義；藝術之可貴莫過於此，而藝術家之所以稱為藝術家，不是照字過紙，在於如何將其靈魂注入創作作品。他笑言舉例，這正是為何在觀覽藝術展時，會同時配有一堆作者生平與背景於作品旁邊。

「務求創新突破 融會中西文化」

高中時梁子毛開始接各類創作的工作，當中包括大型藝術項目工程、藝術教學、修復藝術品以及平面設計等等，而印象最深刻的設計項目為粉飾大廈外牆，他覺得戶外的藝術創作給予他非常大的發揮空間。而到目前為止，他最滿意之作品為「景世泰寧」系列，此系列包含著「景泰藍」和「郎世寧」的意義，「景泰藍」是中國傳統工藝，但它源自西方地區，並於東羅馬帝國發展到極高水平；而「郎世寧」是一位義大利人，為清代宮廷畫家，兩者都是「西為中用」的例子。「景世泰寧」這一系列的畫作以金藍配色為主，金色代表著澳門的「紙醉金迷」，藍色就代表人自身的一種情緒—安全感，同時是子毛喜愛的色調，金藍配色對他而言有著獨特的象徵意義。藝術家梁子毛致力著重研究中國文化，多年來受到西方藝術的衝擊，因此他的創作理念會糅合中西文化。以「景世泰寧」為例，圖章、金箔是中國傳統的技法，畫面佈局及素材都是子毛以往學習國畫所結緣的為基礎，而使用之畫布、畫板、噴槍、顏料都是源於西方的，並混合現代的技術，畫出中國畫作特有的意境，有別於西方藝術只追求的技术與感官體驗。



图注说明

「探索藝術陶冶性情」

相信藝術對每一位藝術家所帶來的歡悅是難以言喻，於子毛看來，藝術可以令他脫離經濟主導社會的一些束縛與框架，簡單來講就是脫離浮躁，從而陶冶心靈。他坦言澳門人非常富裕，除了追求物質消費，亦開始追求精神上的消費，因此他認為可以藉由提供藝術將快樂給予他人，無形中又多了一份責任感。探索藝術除了讓子毛心情平和，還讓他提升解難能力及藝術造詣，例如當接到嶄新的工作項目時，遇到需要解決的難題，他便需要去學習新的事物，就如金箔的運用，透過學習，日後就能夠將其運用至自己的藝術創作上。孜孜不倦去探索藝術，梁子毛從未停息尋找與世界聯繫的各種方法與可能，並藉此去表達自己的思想，完成自己使命，即使年幼時的他，性情可能與世界有不合的地方，但他依然可以在一片白牆上，開拓屬於自己天地。可知出路，在乎自己的心。



图注说明

「身在福中要知福 憑藉使命勇闖新路」

「彷彿除了藝術，沒有什麼可以幹久的。」梁子毛決心將來繼續從事創作、深入研究文化藝術，以藝術去啟發澳門社會，希望透過文化的輸出，讓更多人認識澳門這個小城，以全職藝術家為終生職業。他認為自己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就有責任感和使命感，他直言澳門社會上的自由度、接納程度相對較低，難以接受藝術的另類創新，譬如公共場所的藝術，在西方社會所得到的，往往是理解的目光，而在澳門則不然，另又因工作場所受租金等因素局限，所做的藝術品規模不大，沒有震撼的效果，縱然創作之路不易，子毛仍舊會拾起畫筆，嘗試畫出自己的一片天。他鼓勵年青人，不應浪費時間，不要被社會的潮流所淹沒，切忌隨波逐流，要有屬於自己的思想與想法。澳門雖是一個彈丸之地，其實亦是一個福地，蘊藏許多空間與機會，因此作為年青人，應該要爭取時間，培育一技之長。

為澳門交響樂培育發展土壤 —專訪青年交響樂團

文 / 訪 / Eva
圖 / 由受訪者提供

許健華先生

自幼學習小提琴，為澳門室樂團（現澳門樂團）第一批成員並在13年舞台演出後，全職投入該團的行政工作和政府藝術教育推廣工作，先後任職於文化局文化活動廳及演藝學院。1996年與幾位志同道合者到學校推廣音樂，創立澳門青年交響樂團並擔任協會理事長，經常帶領樂團前往世界不同地方演出；致力協助本澳中小學建立學生管弦樂團，擔任導師及指揮；同時為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教會恩慈詩班成員及指揮、澳門兒童合唱團的創辦人之一及理事長；現任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全國委員。



播下青年交響樂團的種子

青年交響樂團(下稱“青交”)於1997年成立,團員全部由本地的青少年組成。青交的理事長許健華先生(下稱“許生”)憶述,最初成立青交、萌生對音樂教育的念頭,是因為在82、83年代表澳門參加香港音樂事務統籌處組織的國際青年音樂營。後來在95年,因為澳葡政府將當時的澳門室內樂團由半職業發展成全職樂團,許生便在全職演奏員或留任文化局文化活動廳繼續行政工作之間,選擇了後者;退出樂團的舞台後,許生與汪加先生便仿效香港的經驗,開始到培正中學和嘉諾撒聖心中文部組織學生小提琴班,經過兩年培養了一批學生,同時邀請當時由內地「援澳」而任職澳門演藝學院的原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周游老師教大提琴,形成了一個弦樂的基本陣容。

1996年樂團在社會上初試啼聲,之後許生對組織青年管弦樂團更有信心,於是便找到當時在培道中學教管樂團的時任警察樂隊指揮梁健行先生商量一起合作,正好當時以梁健行先生為首的幾位本地管樂老師也在醞釀成立澳門管樂協會,大家一拍即合,青交便是由許健華、汪加及梁健行三人發起而創立。當時亦得到培正中學的支持,讓青交能夠逢星期六日在培正中學排練,大件樂器都是由培正借出。



2010年歐洲巡演 - 柏林音樂廳 Young Euro Classic Festival; 指揮: 查偉革



良師益友的協助

許生還邀請了以梁建楓、馮啟文、李少霖等為首的一班朋友來澳幫忙訓練青交的學生。這些不可多得的朋友,大多正是當時因林樂培先生而成為澳門室樂團多年的客席樂手,與許生又是香港音樂營的同伴。「他們都是香港以至當時華人優秀的音樂家,而當時由室樂團退下來的巴西籍指揮家查偉革亦擔任了青交的名譽指揮,並指揮重要的音樂會及海外巡演等。」

原來,在今天從青交平台走出一大批以巴黎國際比賽冠軍指揮廖國敏為首超過70人的團員成為具職業演奏水平的本地人才,背後離不開這些來自香港、廣州甚至台灣的音樂家老師悉心栽培,「因為,澳門實在沒有老師人才。」當然,現在除了香港的導師以外,還有海外深造回澳的好幾位資深團員,也加入到導師的行列。正是這樣,青交的團員才進步得這麼快。

許生指出,當時的青交,錢又無,樂器又無,場地又無,但多虧社會各界有心人的幫助,青交才得以發展起來,前後三任榮譽會長何厚錚、吳榮格、廖澤雲,以及黃義滿、梁官漢、孫家雄等與我們風雨同舟,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感恩。「其實在後來,特別是在我離開公職全力發展青交時,還有那些不願意露面但在背後給予我和青交寶貴支持的朋友,我心存感激。」



協助建立中學管弦樂團

目前,澳門僅有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和浸信中學擁有常設的管弦樂團,都是由許生協助建立的,而首間及最長歷史的中學管弦樂團,其實是培正中學。「澳門以前只有管樂團,在青交成立的同期,培正學校亦邀請我協助建立管弦樂團,並擔任樂團的訓練導師之一;在中學成立管弦樂團其實好難得,事實上培正中學管弦樂團成立之後的十年,都未有出現第二間學校有管弦樂團;而擁有管樂團的學校,現時已有22間。後來培正將已經合成的管弦樂團又分開了,個人覺得好可惜,可能是因為(運)行了十幾年,沒甚麼競爭吧。」但許生認為,這不是一個健康現象。

「可能有人認為管弦樂不重要,但其實管弦樂才重要,你看,世界上所謂國際城市在文化方面的標誌,就是看是否有歌劇、芭蕾舞和交響樂,這三個要素是演藝文化的最高層次。看看澳門過去三十多年的國際音樂節,(節目)大部份都是管弦樂團,管弦樂團其實是最難搞的,難在樂器眾多,訓練也是獨特的,是弦和管,加上敲擊樂的長期訓練才做到,不經過長期訓練,都難以進入職業的交響樂團。凡是學音樂、懂音樂的人,都知道的。」事實上,世界各大城市的著名大中小學,學生管弦樂團都是學校最重要的文化品牌。



2014年意大利巡演 - Musica Riva Festival; 指揮: 德家明 (德國, Stanley Dodds)



教師與資金因素的影響

為何澳門中學的管弦樂團沒有管樂團那麼普及，教師和資金是其中的因素。無論是以前或現在，澳門在這方面的人才本來不多。因為需要有人懂得教，懂得告訴你哪裡有問題，怎樣提升技巧。而管弦樂團的運營成本與芭蕾舞一樣，是比其他的都要高。[舉例說，去年 2019 香港政府對香港管弦樂團的資助是八千五百萬（不包括海外巡演，全年開支一億五千萬），而香港中樂團可能在國際上更受歡迎，但也只有約七千萬的資助（包括海外巡演，全年開支九千萬）。說明性質不同是不能完全比較的，但管弦樂的成本就如芭蕾舞和中國舞，不能同日而語。而在澳門，社團的資助標準卻是一樣的，這是與別不同。比方說，一架勞斯萊斯和一架 Toyota，都是車，但價值不同，例如弦樂與管樂的掌握，有人學管樂，兩年就可以在管樂團演奏，拉小提琴的，以前我那個年代，需要十幾年才有資格成為團員，所以弦樂在某程度上，需要的培訓時間多很多，培訓的難度也大很多。很多學校說想做（管弦樂團），但想做就要知道這個付出。]



教育工作者及教育制度的影響

除了資源問題，許生認為，音樂不受重視的原因可從兩方面看，其一是政府與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長及老師，對音樂藝術的認識不足夠，其二是教育制度。[不要說歐美，就算是與鄰近地區如香港、新加坡或國內，澳門的藝術教育政策都追不上，例如國家教育部的政策一早就已經將音樂藝術定為主科，屬「德智體群美」之中「美」的教育，但在澳門，音樂離主科的地位還有很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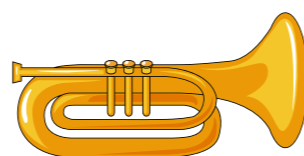
許生坦述，教青局只用一個制度，沒有在藝術價值上作出考量，其實是阻礙本地音樂的發展。[一些學校會將音樂與餘暇活動放在一起，學生從十幾二十項活動中選擇，比我都選擇足球、籃球等動態的活動，怎會選擇練琴呢？其他國家將音樂定為必修科，是一種政策，用政策去規範學生的課程，有利於藝術教育和發展，政策亦是教育部門對藝術教育的理解，你將藝術教育理解成為餘暇活動，那就不對了。]他續說：「澳門的學校總是熱衷於參加比賽，但現在中國教育部已闡明，除了藝術，其他比賽不可成為入大學加分的項目。1」他認為，澳門有十五年免學費制度，家長其實可以用這筆錢去培養子女的藝術修養；在德國，甚至是家長出一半，政府出一半（學音樂的學費）2。「澳門很多學校都會說：藝術教育很重要，但都只是「得把口」，不會貫徹行動，但某程度上，我也明白學校的苦處，可能也要顧及家長，總括來說，這是為什麼管弦樂團在學校，在澳門難以發展的原因，即使到了現在，依然有非常大的空間。」



藝術教育 是培養人的工作

2010 年底，以梁健行、梁沛龍先生帶領的管樂協會覺得需要獨立發展，便搬離華隆，此後，青交中的管樂學生便要我們從頭開始培養。不過，許生卻認為這是好事。[這樣發展的話，可以將音樂藝術普及面擴大，讓更多學生受惠，從 2011 年開始到目前為止，青交已經訓練了好幾批優秀的、甚至是從零開始的管樂學生了，有個別的還剛考進歐洲著名的老牌音樂學院。現在青交有自己的管樂團，而本人也樂見管樂協會有了自己的地方後，也有不錯的發展，成為本地管樂普及工作的領軍人物。]

不知不覺，青交已經踏入第 23 年，許生慨嘆：「社會多了很多人學音樂，青交是其中推動者之一。青交過去好幾批學生已經成家立室，現在樂團中也有他們的兒女。不少學生透過青交的訓練而選擇到音樂學院修讀音樂專業，而且每件樂器的專業都有，在全世界出名的音樂學院，都有「澳門」這個名字。」他續說，藝術教育，能夠帶動人的情操和思想，為何每年要出去？有句話廖澤雲先生說得很好：「企得高，望得遠，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讓澳門人的心胸更闊，有更高更廣闊的視野，必需走出去！藝術教育，是培養人的工作。」



以廖國敬為代表的一批青交專業演奏者



為藝術土壤施肥 培育本地人材

「我們只不過是在社會中的其中一個縮影，能做到的非常有限，只能夠盡力去做，讓更多人重視藝術教育。我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做這件事，當社會重視了、有政策、家長協助的時候，整個社會的藝術文化氛圍就不一樣了。我非常同意多年前香港文化藝術白皮書的其中一段說話「當文化普及，藝術教育做得好，必然會提升社會人文質素」，在亞洲，東京、新加坡、香港、上海，或者是歐洲的倫敦、維也納、柏林等，這些地方能夠成為國際城市的因素之一，是因為這些地方的文化藝術、音樂藝術等水準都非常高，也是白皮書所講的藝術教育的普及，就是社會人文質素提升的重要因素。」

許生指出，藝術教育的普及，正正是為澳門的藝術文化培育土壤。「在澳門，即使賭場發展得再好，那人的質素呢？當有一天無人再來賭錢，這個城市到底又是一個甚麼樣的城市？我不斷呼籲政府，有錢的時候，多些投入建設文化藝術，多點投資在這個領域上。」2005年，許生仍在文化局工作，欲申請以公務員身分到青交作為慈善工作3，但奈何文化局以「沒有先例」為由拒絕了，他便毅然離開了文化局，亦因此在「停薪留職」十年後最終放棄了政府「實位公務員」，也即是放棄了自己本來有的所有在政府的公務員福利。「當時個個都話我傻，但放棄在澳門政府的優厚工作去全職發展青交，是因為那時候這個領域還是一張白紙，現在我已經在這張紙寫了一些東西上去，其實就等於在澳門這片土壤上施肥，在培養土壤，而這群年青人就是在這片土壤上成長，他們才是實實在在的本土文化；並不是用錢買回來的，如果我自己不能造車，但有很多錢，買部Benz回來，Benz就是我出產的？No，Benz本來就是別人的產品。現在我希望做的事，是培育這些苗子、這些種子，出來的成果，是真正屬於澳門土壤裡出來的文化。」

約五、六年前，澳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澳門樂團及澳門中樂團是澳門文化的旗艦。許生對此坦言：「某程度上，我不認同，我贊同澳門要成為一個國際城市，的確是需要有高質素的交響樂團，而澳門自己本身沒有這個人才條件，需要從外面引入，但這些是否就叫做澳門本土文化呢？我們可以認真想想。之前在歐洲巡演，與外國人交流時有一個好深刻的印象，當時外國人問起澳門在哪裡？他說：噢，這不是賭城嗎？原來你們也有交響樂？他很驚訝。是的，這才是文化的價值所在，澳門的賭其實不值得去炫耀。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政府為澳門的定位，是會展娛樂及悠閒度假中心，是因為中央都希望澳門有多元化發展，多元化之中的文化領域很重要，是文化打造，而只要有文化的人才，才可以做到多元化，沒有這些人才，何來多元化？澳門這個時候需要引入高水準人材，但亦需要本地人。完全光靠引入外地專才，你就會好被動，別人一走你就塌下了。但若你有本地人材，無論這個世界如何發展，都有本地人在此支撐，都不會輕易說走。」

他強調，青交有現時的發展，是有多因素組成的，社會各界和政府特別是澳門基金會的支持是重要的。而最值得開心和自豪的，是青交能夠以澳門人的身份到國際舞台。「在國際舞台上讓人看到澳門人的文化藝術，比起你用口講澳門的文化如何好，更有力得多；而且讓人看到我們演奏的是西方音樂，是國際共通語言，這就是青交的價值所在。我希望青交不單是一個音樂社團，不只是排練；我不斷講，為什麼要做培訓，因為培訓非常重要，你來這裡上課、訓練，我就將你一步步提升至更高的層次，而這些培訓的結果不是立竿見影，是長遠的，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就是我們青交的願景，也是作為推廣藝術教育的願景，藝術教育是一個普世價值，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就是需要這種教育。」

考古踏入文創之路

文 / 曹凱雲
圖 / 由受訪者提供

作者簡介：

曹凱雲，澳門人，復旦大學考古學碩士。一次偶然的機會，誤打誤撞闖進了文博之門，從此心裡裝著一份文博情懷。

「讓文物活起來」是新時代對博物館的要求，如何「活起來」，有很多的探索和路徑，其中最顯著的效果是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賦予新創意，開發文化創意產品（以下簡稱文創產品）。文創產品的產生、存在與發展提升了博物館在現實社會中的影響力，拉近了文物與公眾的距離。

近幾年，故宮博物院刮起了一股猛烈的文創風，故宮博物院熱銷的文創產品成為年輕人群體追捧的「網紅」。若想見到「網紅」的真身，在澳門藝術博物館便能一次性大飽眼福。《故宮文創與教育》，猶是澳門藝術博物館首次以文創產品與教育為主題所舉辦的展覽，可謂是創新的工作。

時間倒回2012年前後，那時的故宮文創產品款式陳舊，毫無新意，一直以來，都是販售明信片 and 紀念品等等。故宮文創產品的走紅，得益於國家政策的鼓勵和支持，及時抓住時代發展的機遇，將其所開發的文創產品與各類企業合作，讓許多不接地氣的歷史，重新走近了大眾的生活。自從故宮文創產品的火紅，各地博物館也紛紛加入文創潮。

如今在很多博物館，文創產品的開發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在田野考古領域少有涉及。文創產品具有直觀性、實用性與體驗性的特點，是教育傳播手段的有力補充，是促進公眾對田野考古工作的一種有效的方法。文創產品能夠將田野考古與當代人的生活、審美、需求對接起來，通過生活中各方面的接觸了解考古，進而主動了解、探究文化內涵。因此文創產品不是簡單的商品，要發揮著拉近考古與公眾距離的重要作用。

然而，對於如何激活澳門考古文化，關鍵在於要有創新意識。考古發掘工作成果就是文物的出土，豐富的出土文物是吸引公眾關注考古工作的主要原因。對考古文物進行創意性開發，是對文物價值及考古工作的挖掘與傳播。澳門既然有本地出土的考古文物，又有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鼓勵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為文創產品的研發營造良性空間。因此，應該充分利用好這些優勢資源，深度挖掘文物背後的內涵，推出不同類型的考古文創產品，去講述澳門的故事，又能潛移默化的改變大眾對考古的刻板印象。

《故宮文創與教育》展區，圖片摘自澳門藝術博物館官網



考古文創產品的開發，離不開市場調查研究，要重視不同年齡、不同消費模式的需求，準確把握公眾需求和文創產品的內在聯繫。針對年輕人群體，可以抓住當今流行趨勢；針對於中老年人群體，設計更重視質量和實用性。這些都是吸引公眾關注考古的方式之一。

考古工作在普通大眾心中是很枯燥、神秘的一項工作。洞開考古文創產品思路，將文創和考古結合起來。文創產品讓公眾在使用過程中了解考古、了解歷史，勾連起人們對澳門考古及至澳門傳統文化的喜愛，從而真正實現考古融入公眾的日常生活。

展覽名稱：《故宮文創與教育》

展覽地點：澳門藝術博物館

展覽日期：2020年1月11日至2020年4月13日

本節目為 2020 年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之一

最美的是，與妳共生永世

文 / 張少鵬
圖 / 受訪者提供



張少鵬，澳門瘋藝術雜誌執行主編，澳門理工學院藝術學校兼任講師，任教課目《哲學導論》、《當代文化》及《文案創作》，澳門管樂協會副理事長，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藝術評論主要刊登於澳門、內地及香港等地。著有《藝術沒有告訴你的事：觀演評論 101》、《餘音繚繞——澳門管樂口述歷史》、《2014 澳門音樂年鑑》及《2015 澳門音樂年鑑》。作品收錄於《2015-2017 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及《澳門作家文集 2018》等。

《火滅》於2019年時於香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演出過，反響尤佳，本次於藝穗節再度演出。作為當代舞作品的《火滅》，描繪了當今男女愛情觀，並沒有難懂的抽象動作，反而具有更多能夠被理解的肢體律動，透過舞蹈展現出現當代的生活矛盾，既具有當代性，亦具有寫實主義的影子。《火滅》不單純感情表達，更表達出對社會矛盾的人文關懷，雖然整個演出不到一個小時，但是再三的重複且加強的情感纏綿，表達出夫妻濃烈愛火的逐步冷卻，後來即使共相共處，思想已經隔開千里，失去了愛情的表達與體諒，各自感到情感的破裂，已經不能夠感受到當初的愛慕之情。

作為澳門出生的舞者，黃翠絲於2013以一級榮譽學士學位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曾經獲得多個獎學金，亦參與過不少藝術節的項目，如澳門藝術節參與到藝術家梅田宏明(日本)新作《穿越》及香港藝術節等。本次演出，只有黃翠絲與毛維共同演繹作品，在黃翠絲與毛維夫婦的演繹中，透過舞步動作創造出的戲劇效果，雖然只有少量的對話交流，卻能夠讓觀眾深刻感受到兩者的貌合神離，在流暢的舞動線條中產生一種移影換形的可能。黃翠絲的神態、表情與肢體的給合，那種流動的曼妙，創造出一種等待的節奏，Popping技巧創造出機器故障的神態，體現出女演員內心思考的困境，甚具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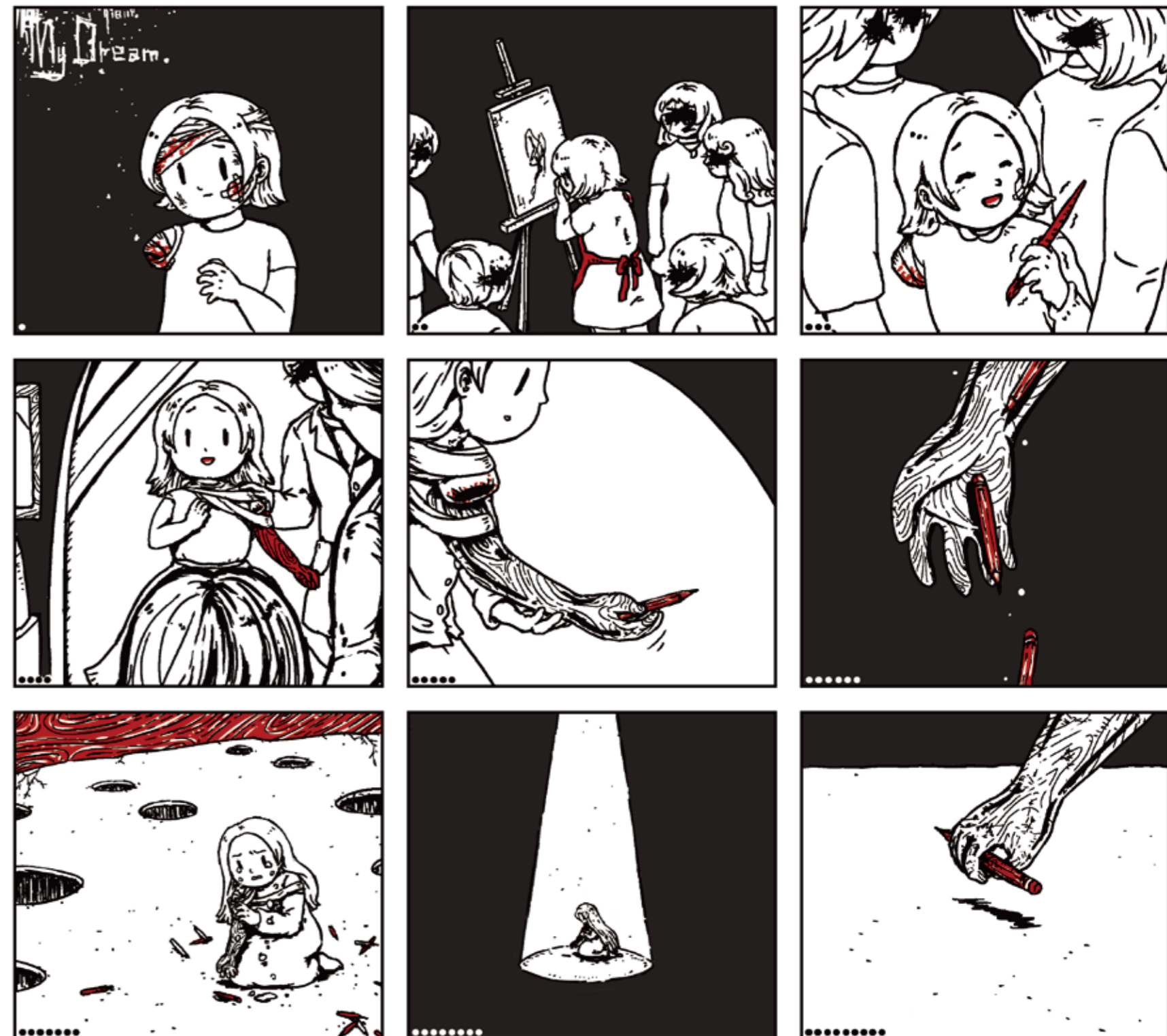
在毛維與黃翠絲的雙人舞中，紅酒的轉動，讓雙方的關係訴盡了不一樣的味，一杯又一杯，若能以酒喚起感情之事，或許醉醺醺之時確實能夠忘記二三事，兩人共度一剎那，又忘卻了痛苦與悲哀，遺憾的是，酒醒之時，所有一切也都化作無奈，現實仍然不變，再度暢飲之際，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現代婚姻讓人失去信心，現時澳門每三對結成夫婦的伴侶，有一對會離婚。不禁讓人對婚姻失去信心，然而，為何不去細想一下餘下的三分之二呢？若然當中的一半是美滿家庭，那麼，也可以看出最少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是令人嚮往的。對愛情失去信心，在婚後感到不滿，總是期待着更好的伴侶，時間也都花了，經歷越來越多，亦更難選擇終生所愛，畢竟，在嘗試更多後，期待與比較亦都隨着增加，變相更難覺得幸福，為何不相信妳旁邊的已經是最好的呢？極致完美，最終只會被情所困，沒有負擔的愛本質上只是消費他人的愛慕。《火滅》的出現探索着雙方的困境，如果從另一側面來看，其實最美的是兩者願意容下對方的缺點，執子之手，永生永世，與子偕老。

演出名稱：第十九屆澳門藝穗節 - 步入劇場：舞蹈劇場《火滅》
策展人：黃翠絲 監製：孫正琪
演出團體：Trodden Dreams (英國) x MW舞蹈劇場
製作、創作與表演：黃翠絲、毛維
時間：2020/01/13/ 20:00
地點：舊法院大樓二樓



圖片由澳門藝穗節提供 《火滅》



追尋夢

然後我就醒來了……

我想有許多從事藝術或設計的人也是自小就喜愛畫畫，自學成材，並且一路上背負着家人和朋友們的壓力長大的（笑）。由小時候對每一個人充滿希望地說：「我的夢想是成為畫家！」到現在，上午就在家中自言自語：「我需要再喝一杯……」所以說藝術家的生活圍繞着酒、性和音樂是真的沒錯，哈哈~因為除了創作真的沒有甚麼可以做。

每個人也一定有欲望，不論是名利、物質或其他，因為「追求」是人類的本能。大家都說：「你已經活在你兒時的夢想中，你應該要感到快樂！」但也許……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也不同，而我們對自己的能力也是永遠不會滿足……那你明白酒精的作用是甚麼了吧？

偶然，也會有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時候……但，成功的人何嘗不是這樣走過來的？如果你只是想為了生活「富裕」，那請不要說你是為了夢想，你是為了錢！！哈哈哈哈哈~~~當然啦，所有人工作也是為了錢，不過要是「金錢」就能滿足你，那你應該要考慮尋求另

一份職業。這令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話，普通人和有夢想的人的區別在於……我們除了要擔心家人社交帳單房屋外，還要戴上微笑的面具承受那些散發着憐憫目光看待我們的人們說：「我在追尋着夢想，不要再叫我賭場侍應老師全職甚麼的了。」哈哈~這句對白絕對是我們人生劇本裏的「名言」。

沒有人會在乎你犧牲多少時間、娛樂和睡眠，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只有你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人生，就像一個看不見裏面的黑色沙漏，滴答滴答地在提醒着自己……每年每月，每日每分，一點一滴地在消逝……誰知道最後的沙漏何時會落下？

所以你也不要再迷茫了，就算還沒達到自己的期望，但至少……你已經站在那道路上前進着，不要留下遺憾。

「要是你不嘗試，怎麼知道不會成功？」

今期漫畫人 0°C

YOLO。

欄目合作單位 /



www.facebook.com/macauhycom



文 / 訪 / Cherry

圖 / 受訪者提供

劉建明 (S.Lao) 為澳門 / 台灣的詩人及音樂製作人，多次獲得澳門文學獎 - 新詩組別獎項，為多位現代文學作者、劇場、多媒體作品展、紀錄片及電影配樂或製作音樂聯乘作品，熱衷於找尋適合當代詩意的質地。2017 年出版書作《拔骨劑》，《拔骨劑》為 S 十年跨度的創作結集。2018 年發行專輯《逾紗之軀 - The Veil Of Nihilty》，是他個人首張推出的唱片作品，由概念發想，到作曲、詩詞、編曲、彈奏、監製一手包辦。

卡帶開始的音樂路 /

身兼詩人及音樂製作人雙重身份的 S，憶述最初接觸創作，是在小學時，老師讓他上前在黑板即興造句，當時的他並無創作概念，只當作功課完成，但他享受做這份「功課」的過程，且感到輕鬆愉快。

接觸音樂之初，可謂有賴於父母的卡帶音樂。在 S 的童年，家人擔心社會治安不佳，基本上讓他留在家裡。S 往往一整個下午聽著音樂作夢。卡帶多以國語跟台語的老歌為主，歌曲內容有出外謀生的浪子心情，又有「梁山伯與祝英台」類型的愛情故事。S 尤其喜歡一首紅樓夢的主題曲《枉凝眉》，「其實那時年紀太小根本不知歌詞在說甚麼，但往往聽到淚流，對我來說小孩子的這種時刻是神聖的，他們的感觸不會比大人少。」

後來到年稍長後的某天，S 哥哥的老師送了一盤英語經典名曲卡帶，每當心裡受了點委屈或回憶往事時就會無限循環聽著歌曲《sound of silence》，他自言雖然不懂歌詞，但那個聲音本身就最能安撫人，「對我來說，它是一條通向無限出口的甬道。而聽著《yesterday once more》就會如同看到一個雍容閑雅的女人，這是聲音本身直接告訴那個少不更事的我，而不是歌詞。」

感受文字的力量 /

接觸現代詩的契機，則是透過 S 中學時期的恩師盧傑樺，描述起與恩師盧傑樺相識過程，往事歷歷在目，仿佛發生在昨日。「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已是澳門當代才氣橫溢的詩人，只是心裡覺得這個老師有種妙不可喻，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見文青，我們那時候，能當文青是種嚮往。」

「第一次體驗到文字的威力是班上老師喜歡當著全班唸我的作文。」他記得當時文章聽起來既嚴肅認真，但又能每句都引起班上同學發笑不止，「他們都想不到看起來憂鬱的我是那麼叛逆。」後來被班上的老師推薦去參加盧傑樺的寫作提高班，也參加了他開設的結他興趣班，在興趣班的課程中，盧傑樺介紹了許多電影、樂團及詩人。「那時網絡剛興起，很多門因此打開了。我便開始在各地早期的一些網絡詩歌論壇上「踩場」，也因此認識了一些詩友至今。我很感激盧先生在那些課上播過的電影和樂團等等，後來回頭猛然發現：這不是一般澳門老師會做的事，這些對於我而言都是些前所未見的門。」



印象最深的一次舞台是美術館外的街頭即興表演

台澳兩地音樂氛圍各有千秋 /

活躍於澳門及台灣兩地的 S，他指出兩地的音樂氛圍各有不同。台灣地下音樂的光譜頗廣，台灣人對次文化的好奇和包容度也是，「對我而言，會比較偏向以該地文化氛圍去看音樂或其他創作，我們可以當從台灣當地廟會文化本身看到其極大幅度的多元、現代傳統間的相融和接納，像是電音、三太子、辣妹和神明融合在一起的 Party。」

相對澳門，他認為澳門本身就有許多可挖掘的東西，特別是他現在旅居台灣，隔著距離更能看見澳門的獨特性，「自成一格的創作者也不少，前輩後輩之間相處也自在舒服，另外也有一些移居到澳門的外地優秀音樂人和葡生土人的音樂人，他們都把各自特點帶到澳門發酵。加上還有我們最愛的唱片書店等一路支援，民間是不同情形的百花齊放。」

創作具備個人風格 /

於 2017 年出版詩集《拔骨劑》，S 的文字風格曾被形容為性烈而質異，是發明或發現新詞語者，實屬好奇這種寫作風格是否與 S 的個性有相關？但他表示在寫詩

的過程中並無特意創造新詞語的意識，把創作比喻為煮菜，單純思考煮東西時需要的火候及材料，「用以通往那個自己預感的味道，而字語就是那個通道本身。」

詩作如是，音樂創作也如是，他舉例去年為藝術節印尼移工紀錄劇場《洄游》製作配樂時，將印尼甘美朗的器樂特性，及離鄉移工們所有的集體屬性和新的個體個性，彼此互相融和成全。「簡單來說，當看到了一條通道，我就前往，過程甚至挖、撤、扭轉，或許是看起來走得烈異，也歸因在寫詩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創作直覺：拿捏時散發的狠勁。」

這種散發的狠勁在 S 的專輯《逾紗之軀 - The Veil Of Nihilty》中體味的淋漓盡致，專輯的理念及靈感是以一個意識作第一人稱指引，穿梭於時空、進出不同軀殼的視界，時而縱觀全覽，時而不能自拔，不同的題旨角度在故事的隱線中發酵，讓曲子之間交戰對話。他笑言：「由於我不在乎曲風，我不擇手段，所以沒有一首是一樣的曲風。」他表示在多變的曲風當中，卻有著一貫的主題與發問：人、鬼、神之間，是交錯抑或交疊？而自身所處之地、擁有的東方之軀，面對生活在全球化的西方語境之中，該如何立身？該用何種姿態呼喚被自己族群遺忘的思念與風骨？

體味生活苦與甜 /

在創作路上難免有過各種甜酸苦辣，甚至會產生向現實低頭的情況。對於 S 而言，這種感受也未嘗不是一種體味，他坦言：「我覺得低頭蠻好的，低頭順便可以是觀察，觀察也是創作裡重要的事，即使是再霸氣的創作者一年中也有低頭和自嘲的時候。」創作便是現實，對 S 來說當一個作品製作出來，就相等於一個獨立的生命，它會自行游走，就如當看著一個成熟的藝術作品，它本身就能解釋甜酸苦辣。

不僅能體味創作路上的苦與甜，他也感謝對孤獨低頭時的自己。「同階段有不同的孤獨要面對，有不同的態度，總括來說人只有面對了孤獨才能更好地感受自己及他人，這樣的時期包括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正如創作時，人會變得純粹，變成是屬於時間以外的。」



問及真正期待的觀眾是什麼人時，他回道：「有情眾生。」

本節目為 2020 年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之一

科技與藝術并存的舞動—— 《萬華舞影》

受訪者：聯合監製何雅詩、創作舞者 Seo Yun Shin (韓國)

特別鳴謝：(翻譯)舞者 蕭嘉儀

文 / 訪 / 麥文姬

圖 / 受訪者提供

演出名稱：第十九屆澳門藝穗節-萬華舞影

時間：15, 16/1 | 星期三、四 | 20:30

演出團體：詩篇舞集

地點：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旁

概念、聯合創作：Yonghwan Bang (韓國)、Jeehyun Joung (韓國)、何雅詩

舞者與科學家的相遇，舞蹈與多媒體的結合，是感性與理性的碰撞再結合，這是一場華麗的舞動，也是一次精彩的化學反應。

《萬華舞影》是一場舞蹈表演，卻不僅僅是舞蹈的表演，與之相輔而成還有科技的展示。故事講述的主題是「失去」，每一位登場的舞者都帶著他們各自失去的事物，這些事物不盡相同，可以是相愛的人突然消失，或者是一個很珍貴的人突然逝世，而他們失去的時間也不一致，有人是昨日失去的，有些人是十年前失去的。同為「失去」但在某些層面來說是不同的「失去」，如何去理解這些「失去」，可以嘗試與科學家一起，從技術層面去尋找答案。

科學家合舞者為一

來自韓國的創作舞者 Seo Yun Shin 坦言自己喜歡科學。他在之前的舞蹈創作中，常把嘻哈文化或演技與舞蹈相結合，但他認為這兩方面可以發展的空間有限，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刺激舞蹈的無限空間，而選擇科學的主因在於環境。韓國一個名為大田的城市是他的現居地，這是一個科學的城市，有超過 3 萬名科學家生活在這個都市中，雖然人們在日常溝通並沒有語言問題，但感覺上卻無法溝通。他經過五年時間的溝通，漸漸地這裏的科學家開始去學習舞蹈，而作為舞者的他也開始瞭解科學。時間是創新性事物的良藥，它能夠為兩件大不同的事物建立溝通的可能性，當時機將至就會相互給對方很大的刺激，從而誕生令人眼前一亮的創意性事物。一邊是對數據的科學演示，另一邊是關於情感的肢體表演，看似沒有關係的科學家與藝術家其實沒有完全分離，而是擁有了合二為一的契機，用不同的表現方式擔任同一角色編舞者一起編寫這個作品。

萬花筒般的無限可能性

將多媒體結合舞蹈的演出，給了《萬華舞影》聯合監製何雅詩一種繽紛多彩的感覺，就如同萬花筒中絢麗的視覺影像一樣。而科技與舞蹈的結合，投影在舞臺上的花式嘗試引領觀眾的不同想像，加上舞者的舞動和表達又會帶觀眾連結現實生活的所感所想，最後希望呈現出不同人的生活軌跡交織，就如你看萬花筒的不同花樣。藝術的創作是無限的，它不止於單一的表演形態，觀眾眼前所見的舞者在舞動是真實的，它活生生地在展示肢體的藝術，而對於多媒體的影像來說，這是一種虛幻的事物，兩者配合起來，感覺似游離於現實與虛幻之間，可以見到多種可能性。

回歸到故事的本身，雖然發生在同一空間，但實際上是不同的故事。萬花筒就是一樣東西但有多種變化，所以像是分離、失去，但是在不同的時間，而且是不同的分離方式，其過程就有不同的變化。利用這個故事多變的形式，再加上各種技術，實時地投影出來，營造如同身臨萬花筒中，親自去體現世界的千變萬化。



跨地域的合作

在藝術方面，經常會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歐洲的技術會比亞洲的技術高很多，因為歐洲會有某一系統會令他們之間的溝通是非常豐富的。但對於亞洲而言，就以澳門為例，這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在這裏擁有面對面的機會，通過人的相處把兩種文化融合在一起。亞洲的中心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等這些國家之間的交流是無法用藝術水平的高低去評定的，從國家之間來看這種交流會產生另一新的藝術形式，而對於個體來說是相互促進對方的文化水平的提高。這次澳門本地舞團詩篇舞集與韓國舞者的合作，是對舞蹈以及科研作一次新的嘗試，是澳門舞蹈藝術創作上的突破，它們碰撞出的火花也令這場科技舞蹈之旅充滿驚喜。

心靈的觸碰

毫無疑問，《萬華舞影》對觀眾來說是一場新奇、華麗的演出，多媒體投影的繽紛色彩以及優美的肢體舞動，會讓觀看中的人情不自禁地發出讚嘆。但這技術的出色運用並不會是這部作品的主角，它不是新的技術，只是人們在創作作品配合一個適合的技術，可以觸動觀眾心靈的技術。

藝術作品的根本來源與生活，而創作者們希望把一些大眾或個人的生活問題在舞臺上去表達出來。在以前一個家族會有很多人一起生活，所以當你感到疲倦或者不開心的事情，都有可以溝通的人，但逐漸地一個人生活的情況開始變多，當某些問題發生的時候，一個人在家裏無法去解決或排除這些負面的情緒，隨之多樣的精神問題逐漸產生。除去生活方式的變化，時間的推移會讓我們逐漸成長，在長大的同時你會得到一些也會失去一部分。當人失去某些事物的時候會感到十分辛苦，這時候對他說：“加油吧。”其實是沒有什麼作用的，但是萬一遇到與之一樣經驗的人的話，反而可以讓人提起勇氣。嘗試將與之一樣有差不多的“失去”經歷放在舞臺上，能給觀眾帶來一種心靈上的共感和一點勇氣，對於這個作品來說也就足夠了。



舞蹈是一種較為抽象的藝術形式，不像音樂、演技等這些比較直接就可以得到某些很準確的資訊的藝術表演形式，它可以結合多種元素從而產生不同的作品，然而藝術作品通常都會有某些意圖。《萬華舞影》是一個集舞蹈、投影及數位元素的跨界作品，創作者們希望大眾不要被多媒體科技技術的影響，認為這個作品只是表面的華麗，而是能通過此萌生一些希望或者由心出發地地產生某些想法。新想法的建立突破傳統的表演模式，這是十分具有價值以及華麗的創作，而藝術創作也是無休止的，它會隨著社會的發展漸漸擴大，這種不斷創新思想的活躍不單對於舞者、科學家，對所有人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建異域星球找回生活中遺忘感受 訪體驗劇場《冥王星的分身》創作人

文 / 訪 / Eva
圖 / 受訪者提供

感受靜下來的時刻

《冥王星的分身》由獨立藝術家KAWO主創，為澳門城市藝穗節2020的節目之一。在《冥》的劇場內，佈置了不同類型的藝術裝置，如頌鉢、酒吧、錄影區等，加入演員的配合，觀眾可隨意走走整個空間，與場內的演員及裝置發生互動，猶如一種沉浸式的體驗。KAWO提到，《冥》的創作理念源自對現時生活的感受。「最初希望設計的裝置是能夠讓人重新接觸生活中遺忘的感受，如觸覺、嗅覺，或者靜下來看書的時間，因為現在的澳門，連搭巴士都有電視可以看，很難可以處於一個無資訊干擾的環境，但無奈這個社會就是每人都需要電話，人很難可以改變這個現狀，所以想提醒大家注意這件事。」他還設定了一個規則：觀眾不能說話，想打招呼的時候，只能做一個特定手勢，讓觀眾可以體驗這種單獨的時刻。

創作特別的觀眾互動方式

KAWO坦言，初時的想法以裝置為主，並無演員，但因成本及場地空間問題，才決定加入演員的互動以達到想要的效果，後來又想加入音樂、舞蹈等元素。KAWO共邀請了十五位演員，都是他從小到大認識的朋友，他按着各人擅長的東西去分配人各自負責的區域，如拉小提琴、玩頌鉢等，事先亦會與演員討論用甚麼形式與觀眾互動，想在這四十五分鐘內做甚麼等等。「希望與觀眾互動的方式是有趣的，例如其中有個朋友本身做護士，她與觀眾互動的方法就是用探聽器，演員和觀眾可以顧相聽到彼此的心跳聲，這互動就很獨特。又例如，有個藍色毛毛怪負責推手推車，讓觀眾可以從一個較矮的視角看整個環境，這是因為自己細細個好鐘意拿著塊子鏡周圍行，透過鏡子望向天花板，行久了便會感覺自己在天花板上行走，所以也放了一塊鏡在場內，看看觀眾的反應如何，但後來發現，觀眾與這些裝置的互動方法與你想像中完全不同，延伸了更多的可能性。」他笑言，其實有四分之三的演員都不是專業演員，雖然不認識彼此，但大家合作得很愉快，自己也認識了朋友另外的一面。

KAWO提及，這次演出比較彈性，例如在最後一場演出中，他稍為改變了結局，讓演員邀請所有觀眾一起在場內躺下，燈光和音效漸漸關閉，讓整個空間慢慢安靜下來，直至完全靜止好幾分鐘。又如在第三、四場演出裡，KAWO認識的一位日本大板藝穗節的總監也加入了演出團隊。「他是做默劇和肢體的，因為想看看澳門的藝穗節，於是便邀請他一起作演出，為他加了一盞Spot Light (聚焦燈)，大家的焦點都落在他身上，多了一種開場的感覺，但同時亦少了觀眾慢慢去探索的感覺。因為初時設計這星球應該是一個被動式的裝置和世界，大家不理會觀眾，觀眾需要主動去探索，才能有東西與他們互動，但澳門觀眾其實比較怕羞，加上後來演員熟絡了，知道如何與觀眾玩，有時會與觀眾主動打招呼，當然，最好還是觀眾自己主動摸索。」場內最多容納二十名觀眾，而觀眾均被要求換上白色工服，所以在燈光微弱的劇場裡，很難看清楚彼此，這樣就營造了一種「不分彼此、沒有語言、種族、歧視等隔閡的星球。」

演出名稱：第十九屆澳門藝穗節 - 冥王星的分身
創作：鄭家和
製作：陳嘉宜、張健怡
時間：18, 19/1 | 星期六、日 | 12:00, 14:30
地點：海事工房2號

細心打造異域空間

從昏暗的燈光之中，仍能隱約看到不同裝置的精心調度，KAWO笑述，第一日將所有傢俬搬進台時，感覺宛如走進一間傢俬舖，實在「不能見人」；而其中一位演員就像一位具魔法的美術指導，利用布料、燈光將場所「執得好靚」，而頌鉢、Projector因為要避開逃生燈，所以安排了某些特定位置，所有佈局都經過悉心打造的。

曾於台灣和美國讀動畫的KAWO，以往的作品以影片、畫畫等平面設計比較多，他坦言這是第一次嘗試這類型的創作。「其實一直以來都想試這種劇場方式，覺得好好玩，這次《冥》的版本是不斷修改而得出來的，吸收今次的經驗之後其實可以繼續發展，如果有機會，想做一些更特別、更抽像的表達，或者與演員花多少時間做排練，讓演員在場內探索更多互動的可能性，看看可以擦出甚麼新火花。」

鄭家和 (KAWO)

青年藝術家，經常透過試驗各種說故事的方式去傳達他的創作理念（行為藝術、聲音或視覺藝術）。藝術創作碩士 MFA，畢業於紐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主修動畫及影像設計。憑著 2015 年獨立製作的動畫短片 Soul Walker 獲世界知名的加拿大渥太華國際動畫影展入選資格，其後陸續在多個國家地區公開播映其作品。現為全職的自由創作者，並曾為金馬獎及金像獎得獎電影製作海報平面設計及預告影像設計（七月與安生、大佛普拉斯、吃吃的愛等）。Kawo 的作品總是沿著自己的想象和實際經歷作結合，希望將自己內在更深層的次元傳達給觀眾。

穿上白色工服，以另一個身份進入伸手不見五指的場域，在黑暗之中，忽然聽到一陣空靈的頌鉢聲，望向遠處，好像有些東西在閃閃發光、慢慢蠕動，好奇心驅使下，人們開始在這「異域空間」移動……



—眾創作演員合照

本節目為 2020 年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之一

「脫單電影院」的一課 在練習中感悟愛情

文 / 麥文姬、Elina 訪 / 麥文姬
圖 / 受訪者提供

愛情是什麼？步入婚姻是否就是人們所謂的修得成愛情的「正果」？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我們的價值觀、婚姻觀也在日益變更。不少現代人不再以結婚作為衡量愛情成功的標準，也不再以生育作為衡量家庭美滿的準則。

《脫單電影院》以劇場的藝術形式，講述一對男女的愛情故事，或者說是很多對男女的愛情故事。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因為信仰、觀念的不同，存在不同的矛盾，自然也會有在一起或分開的選擇。藝術來源於生活，上演的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其實更像是生活中戀愛的片段，可能有些觸及過往、有些正在上映、有些未來將至。觀眾通過參與故事，讓每一趟愛的旅程所經歷的互動都不一樣。

現代男女的婚姻價值觀 /

當監製陳詩琪談論到創作的緣始，有幾個方面。其一，作為一個澳門本土的監製，對觀眾參與性的這樣一個新式藝術形式很感興趣。其二，明日和合製作所（台灣）對這類表演非常有經驗，所以就有了合作的想法並親自前往敲定這次創作。

她還表示對配對節目非常感興趣。在中國，以配對模式進行的節目十分盛行，如國內的《非誠勿擾》以及風靡全球的日本《雙層公寓》等，都受到大眾的喜愛，紛紛揚揚發展了好多年。隨後她又拋出了一些問題，如：「到底現在我們的社會是怎麼樣看待男女之間的關係？又如何看待愛情與婚姻的關係呢？這些事情是否被現代的價值觀所影響，以及生活又是否會影響人們去處理這些感情？」

基於對這些問題產生的疑問，因此確定了愛情這個主題。從這一出發點延伸到如何創作、場景佈置等等問題，最終形成現在的作品。

關於愛情甚至婚姻價值觀的討論，一直是藝術創作者持續關注的話題。黃鼎云導演也有提及台灣社會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人都不想結婚，生育力狀況也是世界第一低，離婚率也很高。那麼在這前提下，到底華人社會裡面怎麼去看待婚姻，特別是在一個後資本後現代的社會裡面，個體性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女性也越來越獨立，婚姻的必要性開始出現弱減的趨勢，了解這些價值觀的轉變是需要的，透過舞台也能讓人們深刻地看待這些問題。

愛情需要練習 /

在當今社會，城市的快速發展，大家的個體性、獨立性等越來越鮮明，造成的某種人性的冷漠、勢利。再加上電子產品的流行，現代人不懂得如何與他人交流。而與他人交流相處其實是要懂得如何給予愛和接受愛，這些都是要練習的。

劇場表演不同於電視劇或電影以一種單方面的輸出，觀眾和表演者都是活生生的，他們一直在現場，可以做很多互動。通過放大這個互動，讓觀眾練習愛情，練習怎麼談戀愛、練習怎麼跟別人相處、練習怎麼去接受愛。這些練習是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一門必修課。除此以外，透過放大這些練習，我們可以從別人的故事看到自己。有時候「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可能不會覺得某件事情或是某個想法是有問題的，而當看到放大之後的畫面時，可能就會有一些其他的思考。

參與這場表演，過程遠重於結果 /

劇場是一種富有特色的藝術表演形式，演員在舞台上一氣呵成地演出，再加上觀眾可以親自到劇場來觀看以及體驗，這些特色都拉近了作品與觀眾的距離。簡單來說，這種把生活呈現在你可以看到以及觸碰到的藝術形式，它能帶給人的感受是實時且持續的，因為就像是你剛經歷過一般，不管是作為旁觀的還是參與的，這都是屬於自己的回憶。《脫單電影院》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需要的是與觀眾的互動，讓他們去參與演出。因此觀眾在這個演出裡面變成了富有決定性的角色，他們透過故事去說出自己對愛情的想象，而由於每個人的立足點不同、愛情觀念也有可能不同，那麼觀眾吸收到的信息都是很個人的。通過觀眾每場每人都不一樣的表現，觀看者結合自身的愛情經驗，隨之會對這段感情的發展會有不同的想像。

戲劇《脫單電影院》比起直觀地只是為了傳達一個訊息的傳統戲劇表演，更著重於觀眾在整個過程中他怎樣去體驗，體會這個過程，比結果更重要。作品在通過觀察社會環境後，發出對社會的提問，再將這些問題融入至作品裡，故事的結束不單是一個特定的答案或對現象的觀察，而是在一個框架裡面去鼓勵觀眾自己尋找答案，更主動地表達自己意見，甚至是說出他們自己的答案。《脫單電影院》可以是兩個人的愛情故事，也許是很多人的，也許是觀眾自己的。

這個戲劇作品除了對於觀眾來說是一次新的體驗，對參與演出的演員來說也是極具挑戰性的嘗試。如果說故事中充滿無限可能性的結果在於觀眾，那麼故事的順利發展就在於演員了，這種發展是



演出名稱：第十九屆澳門藝穗節 - 脫單電影院 編導：黃鼎云 @ 明日和合製作所
演出團體：陳詩琪 x 明日和合製作所（台灣） 時間：16-18/1 | 星期四至六 | 20:00
監製：陳詩琪 @ 奇蹟創造 地點：戀愛 電影館

不可控的，參與演出的演員也有坦言這是一次沒有安全感的演出，但隨之而來的不是害怕，而是一種帶著期待的興奮感。《脫單電影院》是一部連原創者都無法直下定義的作品，它的未來是無法預計的，但這不影響它的誕生，至於所謂的結局，也許只有身臨現場的人才知曉了。

最後想引用導演說過的一番話，他說：「很多時候覺得自己不懂就不敢做，或者覺得自己不夠專業就不去做。其實人人都會表演，但又感覺人人都不會。當你覺得自己不會的時候，你就去做，做了就會了。」





御盞茗舍 — 建盞文化源遠流長

文 / 靜心

圖 / 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御盞茗舍，一間茗茶賞盞的小店，在一九年一月中旬開業，位於鄭家大屋對面，店裡主打銷售建盞、哥窑、官窑，還有德化白瓷，倘佯其間，可欣賞宋代不同的工藝。該店由羅紹華與其合伙人亮哥經營，亮哥作為武夷山泡茶大師，擅於泡製小品龍井、竹葉青、茉莉飄雪、福鼎白茶。

御盞茗舍選址在鄭家大屋，主要是因為這裡的舖租便宜，鄭家大屋位於旅遊區，人流較多，但數量不是太理想。羅紹華稱，他們曾在茶舍招呼了兩位瑞士人，兩人本身對茶藝有初步認識，與外國人聊也很高興，感覺上將中華文化介紹給外國人知道。我在旅行時，也喜歡拿一壺兩盞出行，自己喜歡住民宿，向當地人介紹茶藝，讓他們知悉用不同的茶具，可以泡出不同的茶，現時商舖的經營一般，而且在澳門認識建盞的人並不多。對於有少許認識的人，他們熱衷在網上購買，這個都是一分錢一分貨，都是有名的工藝師出品，我的朋友在武夷山都結識了不少工藝師，直接在師傅那處要貨，最起碼保證了是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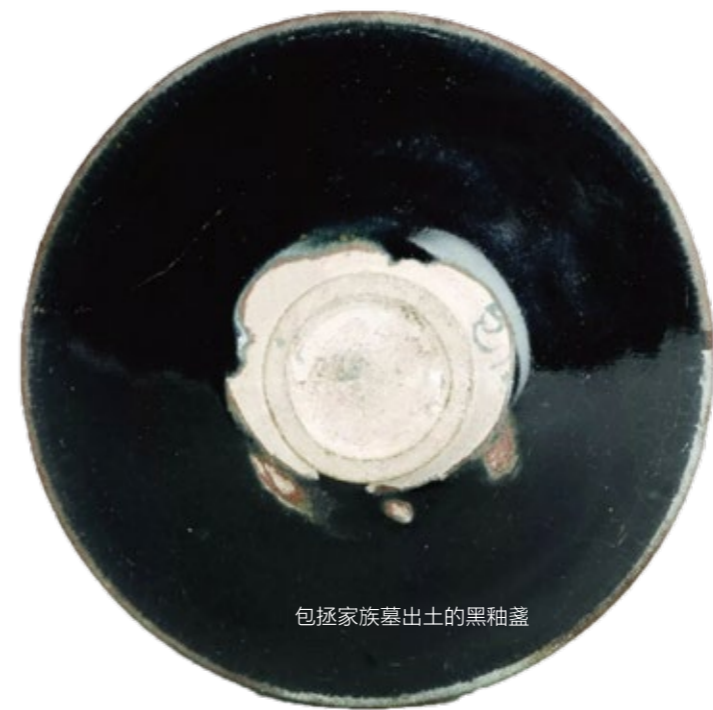
最初，羅紹華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亮哥，茶友在閒聊之際，希望能在澳門推廣建盞文化，也是小店的開業初衷。建盞起源於福建武夷山，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他就曾在《茶錄》中描述了建盞的生成過程，書中道：「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藝術家皇帝宋徽宗趙佶在《大觀茶論》中說：「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



羅紹華談建盞文化



包拯家族墓出土的兩件黑釉盞面



包拯家族墓出土的黑釉盞



此盞出土於包拯家族墓群中的包永年墓，根據同出的墓誌記載：包永年，字延之，是北宋名臣包拯之孫，宋宣教郎，知鄂州崇陽縣事，卒於北宋宣和二年。另一件為黑釉兔毫盞，高4厘米，口徑13厘米，底徑4.1厘米。盞呈大敞口，淺腹，矮圈足。器內外均施黑釉，釉面有窯變現象，形成兔毫狀紋理。

出土時，此盞有鑲嵌的銀邊殘片，銀邊寬1.3厘米。此盞出土於合肥包拯家族墓群中的二號墓，雖然未發現墓誌，但此墓與上述包永年墓共一個封土堆，很可能是包永年夫人墓，時代應該非常接近，因此這兩件黑釉盞都是時代明確的北宋晚期的標準器。羅紹華稱，由此可證這種文化國粹，本身是由我國出產起源，並非是日本的文化。

早前，羅紹華前往東京國立博物館，特意尋找流落異鄉的宋代建盞，包括有梅花盞、灰被盞、玳瑁盞、白覆輪盞、油滴盞及兔毫盞。「世界各國本身都收藏很多建盞，在澳洲墨爾本博物館，人們非常隆重地放置。在日本，由於去年剛換了日本令和年號，將在日本對外展示史上最美的建盞，三隻建盞都分別在日本不同的城市，包括在東京、京都及大阪，其中，世界僅存的三件頂級曜變天目盞都在日本」。

建陽本身屬於建盞的出產地，往武夷山一路走來，只需二十分鐘車程。建陽內有一個水吉鎮，面積僅是一條街。羅紹華稱，由於他經常帶學生做交流團參訪，特別是由科技基金及教青局組織的活動，那一年認識了建盞，來到了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包拯的墓內認識了黑釉盞。

據資料記載，一九七三年春，合肥二鋼廠擴建，需征用合肥東郊大興集包公墓等處土地，當時正處「文革」時期，雖然早就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包公墓，也不得不為鋼廠擴建讓道。幸好，省博物館得知消息後，向上級打報告申請發掘包公墓。這次發掘共清理了包括包拯墓在內的包氏家族墓葬十二座，出土陶瓷器、銅鏡、銅錢、銀壓勝錢、墓誌等各類文物五十餘件，作為官居二品的北宋重臣，包拯及其家族的墓葬中竟然沒有出土一件貴重的金器、玉器，這足以說明包拯的清廉剛正，以及對家族後人的教導有方。

此外，在墓裡有兩件黑釉盞值得一提。其中一件黑釉盞，高5.9厘米，口徑12.5厘米，足徑3.7厘米。盞為敞口，深腹，矮圈足，胎體較為堅致。盞內外壁均施黑釉，釉層較厚，釉面濃黑而光亮。盞外壁施釉大半，下腹無釉處書有一個「包」字，下腹及器底無釉處可見施有白色化妝土的胎體，化妝土脫落處現黃褐色胎。



藏於靜盞堂的「稻葉天目」

藏於東京靜嘉堂的這隻曜變盞，可說是存世最為聞名的宋代建盞了，又名「稻葉天目」。根據《玩貨名物記》記載，這隻盞最早持有者沒有明確記載，後來傳入德川家、稻葉家。1918年，三菱集團第四代掌門人岩崎小彌太以16.7萬日圓獲得此盞，而岩崎家認為這枚茶碗是天下至寶，自己不配使用，於是一直視若瑰寶，呵護珍藏有加。直到1940年，岩崎家於東京設立了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這隻曜變天目於是被奉若至尊，成為該館鎮館之寶。

另外，在大阪藤田美術館內的曜變天目盞，此盞與第一件的區別是曜斑較少，但藍色光斑及依稀可見的銀毫，照樣呈現出別樣優雅。這隻盞原本為水戶德川家所傳，1918年由日本企業家藤田傳三郎男爵接盤。

在這簡單說說這位大咖。藤田傳三郎及其兩個兒子，一生收集古董，且不惜重金，被稱為「關西第一」。1954年，藤田家族於日本大阪成立藤田美術館，成為日本擁有最多文化遺產的私人博物館，也是日本最重要的文博機構之一。此件曜變盞就成為藤田美術館重要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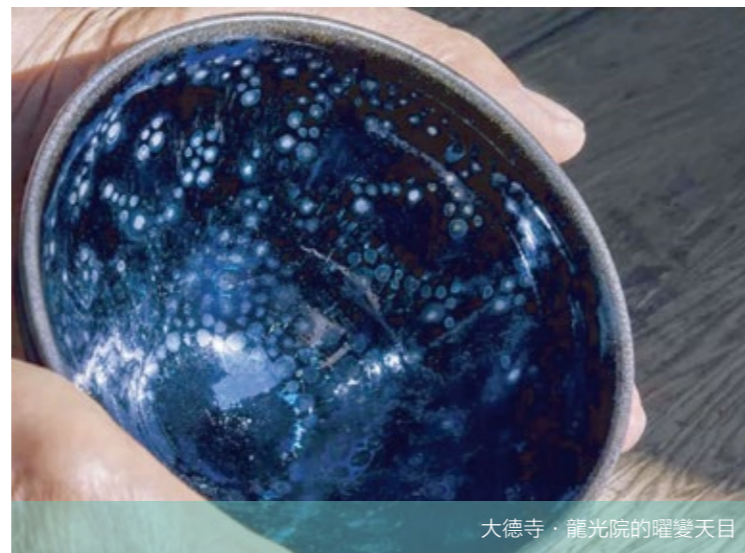
京都大德寺龍光院所收藏的天目盞，據傳該盞為明萬曆年間傳至日本，原歸龍光院創建者江月宗玩（1574 - 1643）所有，1606年成為鎮院之寶，後一直作為佛器供奉，未曾易主。此盞亦為束口、深腹、足無釉。其內壁看似「油滴」，但細觀釉斑會隨著光線改變而呈現五顏六色，而不同於油滴，因有曜變特有的黑斑點套紫藍色光環，極少公開展出，因此很難見到寶物。此盞僅在1990年、2000年展出過。在日本收藏的三件國寶曜變中，這隻最不耀眼，但也被認為是「幽玄之美」，人氣頗高。

關於建盞的源頭，坊間很多人認為建盞來自日本，宋代本身在中國歷史上是茶文化最輝煌的時期，由宋瓷的出土品中，大家也可知悉。羅紹華稱，雖然宋室不善於打仗，但經濟也發展得很好，國家庫房收入充足。在唐朝「安史之亂」結束後，大批漢人遷移至南方，北宋的靖康之難，亦有大量北方人走到南方，南方自然地傳承了中原地區的文化，反而中原的文化有很多是屬於胡人文化，這就需要歷史學者探究。但由於蒙古人的關係，令到中原失去自身的文化，包括建盞等宋代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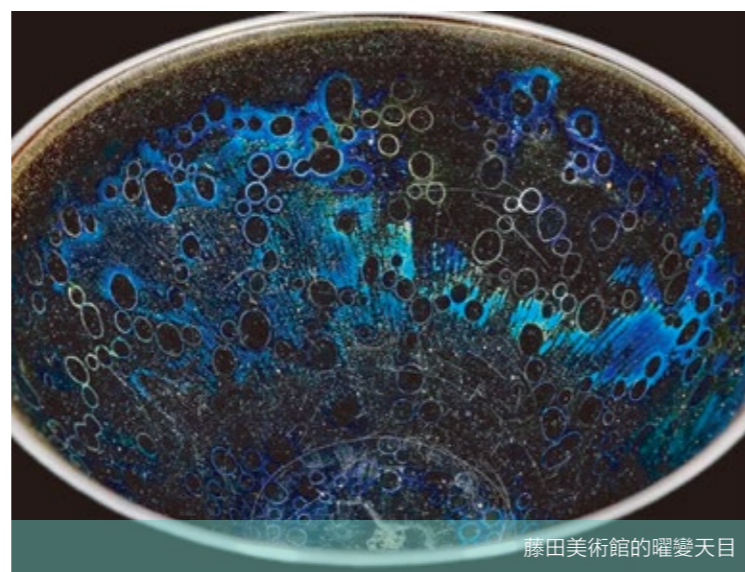
基本上，在蒙古人入侵南宋之際，宋瓷消失了很多，有些人認為宋朝之後都已經沒有中華。日本在宋代期間，不斷派人學習中原文化，現在日本的建築物，多數都是唐宋的文化，日本九州有很多與唐朝通商的港口遺址，那裡保留了很多陶瓷的文化。自從蒙古人滅宋之後，這種文化都消失了八百年，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有一些匠人到日本交流學習，重新拿回燒製建盞的經驗，找回了這種製作工藝，建盞的回歸正處於中國急速發展，隨着人們日益追求生活品味，令到建盞重新得到社會的重視，現時有很多工藝師入行，令到建盞的製作越來越精美。

「好茶當然要配好盞」，御盞茗舍所出售的茶葉，主打武夷山岩茶。羅紹華稱，普洱茶的市場很成熟，在澳門很多茶店都可以買到，我們的店並不多，綠茶也是有的，綠茶的存放期只有一年，過了不好喝，在清明節時才會入貨。店內亦有銷售福建四大名茶，包括大紅袍、鐵羅漢、水金龜及白雞冠，有助長者清洗腸胃。近年，由於中央政府整頓鐵觀音的市場，該茶葉名聲較差，開始走向沒落，肉桂茶開始乘勢而興。

談到茶舍的未來發展，羅紹華稱，申請茶藝課程，需獲政府發持續進修執照，由於小店並沒有相關的牌照，目前主要與一些機構合作，舉辦一些茶文化展覽。澳門本身有部分年輕人接觸茶藝，但比率不高。本地在茶文化方面，也有不少青年團體推廣這些活動，現時政府的資助項目上，也有一些青年朋友上課，但情況不太樂觀，需要我們更加努力。未來，小店正與龍華茶樓接洽，商討舉辦展覽，在坊間推廣這種文化。



大德寺·龍光院的曜變天目



藤田美術館的曜變天目

細聽老新橋的故事

文 / 靜心
圖 / 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民間云「廟前窮，廟後富」，又有人反過來說「寧住廟前，不住廟後」。這種對傳統廟宇周圍的環境總結，倒也切合新橋的歷史事實。一八八七年，清末舉人陳紹棠奉命調查澳門的情況時，記有「其沙岡、新橋、沙梨頭、龍環、塔石等村，均已改變。地近澳門，街道房屋疏密相連……耆民大都捕魚使船，及各項工作服苦人等。此來彼去，租賃而居，間有作小生意者，既非聚類久居，更無恆產置業。」可以看到該區雖非葡人城區，又遠離城牆邊緣的商業地帶，只屬鄉郊村落地帶，卻成為大批基層勞動力的棲息地，流動人口較多。

今天，在澳門半島的西北方，有這麼一片地方，有着本澳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戲院永樂戲院、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古廟蓮溪廟、富有人情味的街坊老舖、層出不窮的創意新店、澳門最多東南亞裔族群集居的街區，這裡便是新橋區，最有澳門特色和生活氣息的社區之一。

澳門口述歷史協會在十一年前的訪談基礎上，再與新橋坊會合作，經過一年多時間，深入訪談三十位新橋人，日前再出版第二本《情繫新橋坊》叢書，記錄新橋區的最新發展。書中曾這樣記錄考證新橋名稱由來，以前新橋區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海，後來有人在海岸邊建了一座橋，蓮溪廟約建於清朝光緒年間，地界約在新橋籃球場前地。另一種說法是，有人在石敢當行台位置，興建了新的橋，便有新橋之名。而相傳澳門半島歷史上一條有自然水源的溪流，位於半島西部，溪水流入內港，人們喚為蓮溪，歷史上對蓮溪的稱呼有鹹涌、新橋涌等等。溪流的規模不大，綜合多處記載，蓮溪長度約五百米，寬度不超過六、七米。蓮溪的重要性，在於這一彎溪水，孕育出新橋村，及後此地發展，成為歷史上澳門北部的七村，孕育着新橋社區的發展。

翻閱該書，我們可從街名尋找新橋人的艱苦生活，從涼水、青草、大纜、田畔、渡船等街名，聆聽受訪者的故事及經歷，想像新橋昔日的舊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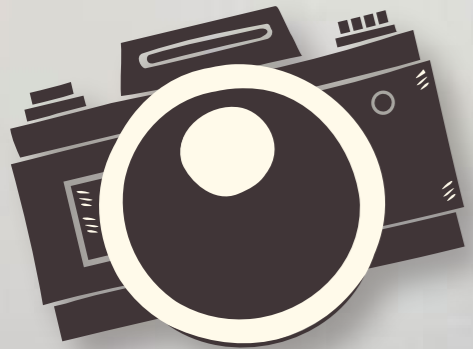
書名：《情繫新橋坊——澳門新橋口述歷史（一）、（二）》

作者：新橋區坊眾互助會

出版社：文化公所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第1版

執行主編：梁慶庭



方言社： 澳門攝影的多元開展

「Dialect 方言社」(下稱「方言社」), 前稱「澳門攝影情報社」, 由四位獨立攝影人共同創立於 2017, 是一個以澳門為基地的攝影團體與平臺, 「方言社」透過舉辦各種形式的展覽、討論與活動, 嘗試給予澳門攝影新的衝擊, 探索攝影的無限可能性。「方言社」除了在網站上分享攝影學術的資訊, 包括攝影師和攝影集的介紹外, 亦會定期舉行不同題材的攝影座談會, 引進來自本地和世界各地的攝影師在澳門舉辦不同類型的小型展覽, 希望在攝影文化上為這個題材單一化的小城提供更多的選擇。

方言社的誕生 攝影是圖像語言的文體

對讀者而言, 或許會好奇一個以攝影為主的團體, 為何命名為「方言社」? 在「方言社」的官方網站有以下一段文字作解釋, 「攝影無疑具有語言的特性/特質, 但往往曖昧而不明, 這又與一般語言結構有所不同。羅蘭巴特曾以俳句這種曖昧的日本文體來比喻攝影, 而在我們看來, 攝影可算是語言的一種變體, 因此, 方言社之名對應的我們對攝影作為一種非標準化語言的理解。當影像作為視覺上的方言來呈現時, 我們深信影像的內容和意義不會再受書面文字所限而變得單一化, 以視覺出發來瞭解影像本身, 正是我們方言社的宗旨。」因而, 對一眾成員來說, 攝影不僅是一種藝術呈現方式, 更是承載語言的文體。

此外, 上述提及「方言社」前稱為「澳門攝影情報社」, 原本是一個統合澳門攝影展覽諮詢的Facebook社群, 後來在經營下陸續增加外地觀眾, 當中香港及台灣兩地的瀏覽量更佔七成以上, 於是成員有意更名。「方言社」成員黃靈雲憶述: 「加上舊「牛房」有一個名為「春耕」的系列征集企劃, 我們也希望能以自己名義企劃; 而且當時也準備去台灣參加攝影嘉年華, 如果延續使用「澳門攝影情報社」容易讓他人落下「澳門風景」的刻板印象, 就決定更名, 選用了一個較中性的名字。」



图例说明

搭建澳門與外地的攝影橋樑

「我們好強調自己是一個平台。」「方言社」成員楊俊榮直言。對於「方言社」的定位, 不理解的讀者, 或易誤以為只是一個集結攝影愛好者的攝影社團, 但事實上「方言社」是擔當橋樑的角色, 連結本土與外地的攝影諮詢。「我們了解到外國人其實不是很了解澳門現在的攝影狀況, 也不知道澳門有哪些好的攝影師。因此我們聚集及往外推廣一群新晉有潛力、已有一定能力及作品量, 但缺乏曝光度的攝影師, 讓外面的人知道澳門事實上, 擁許多不同的攝影風格。」

「方言社」希望成為一個將澳門攝影帶出外地, 同時也將外地攝影引入澳門的平台。近兩年, 「方言社」不時參加大型攝影展及國際攝影節, 將收集到的獨立出版作品, 帶至外地展出。「迴響是好的, 因為許多人實際上是未見過這些作品, 會前來詢問, 甚至在下一個攝影節特意前來詢問相關的攝影作品。」楊俊榮補充因為獨立出版作品, 難以在大書局販售。「就算有許多人本身對獨立出版的攝影有興趣, 卻無渠道購買, 而「方言社」就提供了一個溝通橋樑, 可以讓這些有興趣卻無渠道購買的讀者, 有機會接觸到這些作品。」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書展上, 一位法國二手書商, 願意用二十倍的價錢購買一本「方言社」展出的手作攝影出版, 由此可見, 澳門作品的潛力所在。「所以我們同時在發掘澳門不同類型的作品, 也與不同攝影風格的攝影師溝通, 學習判斷我們收集的作品, 適合在什麼場合、在什麼人面前展示。」

在風格選擇上會有怎樣的考量? 「其實我們無一個既定的guide-line, 不同種類都有, 純紀實、唯美都有, 基本最主要看作品本身完整度。」在選擇獨立出版攝影書籍時, 黃靈雲留意到另一種狀況, 就是也有一些攝影師出版作品後, 不太在乎銷售方面, 但作品卻潛力無限, 這時候「方言社」就會主動詢問會否合作。

難免好奇當作品出版後, 卻不在乎發行銷售, 或許會疑惑莫非這是澳門獨有的常態? 黃靈雲表示最主要問題是澳門沒有藝術產業。「當作品出版後, 沒有一個系統性的宣傳渠道, 無法在販售的同時, 增加該攝影師的知名度。」



提升澳門攝影種類多元化

「方言社」為澳門攝影帶來多元, 為此, 他們做了一系列的行動。包括舉辦小型攝影展覽及分享講座。前者與澳門咖啡廳合作, 以外地攝影師的為主, 主要讓讀者接觸外地的年輕攝影師的作品; 後者則主要邀請外地年輕或重量級的攝影師舉辦講座, 分享其專長領域。透過外地攝影風格的引入及交流, 使澳門攝影產生衝擊。楊俊榮認為攝影交流是世界潮流的產物, 「因為隨著網絡發展, 攝影交流頻繁了。而澳門作為東亞第一個有攝影的地方, 不應只有沙龍攝影一個種類, 更應該需要提升攝影種類多元化,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團體去推動。」

從什麼時候意識到澳門攝影種類多元化需要提升? 他們不約而同回答: 「一直都意識到, 我們本身都對攝影有興趣有了解。所以講不如直接做, 與其等人做不如自己做。」

黃靈雲指出從 2015 年開始, 澳門其實舉辦許多不同風格類型的攝影展覽, 例如在舊牛房曾舉辦一個西方主流的「葡語系攝影展」, 卻鮮為人知。「在澳門, 並非無我們想推廣的東西, 只不過知道這些東西的人不多, 所以攝影教育是很重要。」

談及「方言社」的未來規劃及追求, 他們將把會址打造為一個開放性的小型圖書館, 半自助式開放給澳門藝術創作者。會址牆邊的櫃上擁有大量攝影書籍, 「方言社」成員楊曉東表示澳門的圖書館, 甚少涉及關於攝影概念的書籍, 多為攝影器材介紹或攝影技術流, 因此當創作者在做攝影創作遇到問題時, 就能容易翻閱完整攝影作品, 同時也可充當資料庫使用。

最後, 黃靈雲透露「方言社」的未來長期計劃, 他們正著手梳理澳門攝影書及出版物的資料, 現處於搜集資料的階段。



图例说明

聯繫澳門藝術界 —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

文 / 訪 / Freddy
圖 / 受訪者提供



中西文化與藝術的交流源遠流長，而澳門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都市，曾是殖民地的澳門，自回歸以來又如何與祖國的藝術與文化界接軌？而澳門青年新一代對國學藝術又是否存在抗拒？新一代的青年藝術家與年長的一輩又是否存在衝突？本次我們邀請到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梁嘉明主任為我們解惑。

協會簡介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青年委員會於2017年11月正式成立，為澳門青年藝術家提供一個交流平台，現有會員105人，成員均來自澳門藝術界裏的中青年群體，其會員挑選與其個人藝術及社會影響力為門檻，作為與中國文聯在澳門的交接團體，每年「濠江之春」晚會均邀得來自國內及澳門享負盛名的藝術家同台演出，互相切磋。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 — 旨於弘揚中華文化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創立於2010年10月，其明確宗旨為弘揚中華優勢文化，並加強兩岸四地及世界文化的藝術交流合作，推動澳門文化藝術和文創的發展。梁主任表示聯誼會於每年會舉辦兩項大型活動，包括「春節大聯歡」雲集澳門不同層面的藝術家，提供交流聯誼與演出的平台；以及已舉辦十年之久的「濠江之春」大型活動，邀請國內不同界別包括影藝、書畫、音樂、戲曲、舞蹈等著名藝術家，與澳門文化藝術家共同演出，讓澳門人更能認識及欣賞國內的文化藝術，亦為兩地的藝術家提供一個難得的交流機會。而於今年的「濠江之春」亦會與上海文聯合作，邀請上海不同範疇的著名藝術家來澳演出，至於在演出名單上梁主任在這賣了一個關子，並承諾屆時將為大家帶來一個驚喜。

青年委員會 — 為本澳青年藝術家提供更多的機會

為了進一步強化年輕新一代藝術家的發展，青年委員會於2017年11月正式成立，為澳門青年藝術家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並由起初委員會成員只有15人，發展至今已有了105人加入，成員均來自澳門藝術界裏的中青年群體，尤其以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為人所熟悉。近年澳門市民無論在廣泛度或對於藝術認識的深度其實亦在不斷提昇，尤其在澳門特區政府的帶領下，澳門年青藝術家不論在澳門或是國內外均具有不少的機會，舉辦各方面的藝術演出及展覽活動。更進一步，在文化信息的宣傳上，線上及線下的宣傳及推廣尤為突出，讓市民從多方位獲得更多澳門文藝活動的資訊，豐富市民的精神生活。這些都激發了青年委員會銳意多使用新媒體的方式作為推廣藝術的渠道。

2019年，青年委員會為慶祝澳門回歸20週年以及70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創作了音樂影片「往前走」於兩地各熱門平台進行播報，這個成就亦歸功於祖國對澳門文化藝術發展的大力支持，令澳門的藝術作品能夠唱響四海，讓國內的同胞能夠從藝術的角度了解到澳門，讓世界從歌聲中了解到澳門。「往前走」勉勵澳門要敢於創新，發展嶄新的一頁，作品導演易華雄、製片人林文斯及歌手梁嘉寬、郭家駿等更表示四位歌手的出生貫穿兩岸四地，象徵著祖國於特區政府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傳統創新，新舊融合

當提及到年輕一代如何看待中國國學藝術時，梁主任坦言新一代青年對國學的確存在一定的抗拒，故此希望透過青委會的創立能讓年輕一代認識和了解更多，近年青委會亦加強了走進本澳學校的活動，使廣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學生能夠親身觀賞內地藝術家的精湛演出，真實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絢麗多彩。

另一方面，梁主任讚賞澳門很多青年藝術家成功地將中國國學重新包裝，更符合年輕人的興趣。當然，這種融合亦引發起年長與年輕一輩藝術家之間的不同意見，年長一輩更偏向應以最為純粹的方式呈現國粹，認為國學藝術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傳承；而年青一輩則希望透時並進，以更符合現在社會的口味。由此，青年委員會希望提供一個讓青年藝術家共同交流的平台，同時，亦讓兩代藝術家彼此交流，互相學習，讓澳門的藝術素質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哪吒、包公與聖羅格：澳門與瘟疫的小史

文 / Alex Lou

澳門與瘟疫的歷史並不是甚麼鮮為人知的事情，一些建築及宗教儀式更與瘟疫有關，不論是華人或天主教徒。

澳門在 1888 年爆發霍亂，在大炮台山的茨林圍成為其中一個重災區。相傳，茨林圍居民見疫症並未漫延至柿山哪吒廟一帶，想必是神明庇佑，於是向廟宇借來哪吒神到茨林圍鎮瘟神，瘟情不久得消失，而這也成為大三巴哪吒廟的起源【註一】。在茨林圍的另一端，三巴門居民也從佛山請來包拯神像來坐鎮，並在 1889 年興建包公廟【註二】。事實上，這場霍亂不是澳門居民與它的第一次「交手」，更不是最後一次，即使在 1938 年仍然造成 1,059 人患病【註三】。

除了華人建廟之外，澳門在 1895 年也爆發嚴重的鼠疫，望德堂坊成為其中一處重災區。這場鼠疫的可怕是在短短三個月內造成上千人死亡，連在福隆新街的紅燈區也一度變得冷清【註四】。當時，教徒們舉行聖羅格聖像出巡，希望這位「免疫主保」為保護居民免受疾病侵害，澳葡政府為了對抗瘟疫而推出一系列措施，但鼠疫仍然困擾澳門達二十年之久。雖然鼠疫已經在澳門消失，但望德堂在每年七月舉行聖羅格聖像出巡的儀式。

不論是哪吒廟、包公廟或聖羅格像出巡，都反映百年前澳門居民面對瘟疫的無力，但為何瘟神降臨在澳門呢？

在十九世紀的澳門仍然是一座港口，不少客輪和商船停泊在港口，帶來不只是遊客和貨物，還有可怕的病毒。1888 年的霍亂源於抵達葡萄牙船艦「印度號」，當時船上有在香港感染霍亂的人【註五】。同樣地，1895 年鼠疫也可能來自香港的商船，而在此之前，廣東和廣西皆受到鼠疫的困擾。更重要的是，當時澳門有不少衛生黑點，包括雀仔園坊、望德堂坊、大炮台區及和隆街等，澳葡政府在 1883 年的報告裡形容該區「房屋破敗不堪，垃圾遍地都是」，加上該區接近農田，農地的污水和糞便（肥料）容易成為病毒滋生和擴散的溫床【註六】。

在 1883 年，澳葡政府已計劃重整這些不衛生的區域。雀仔園坊成為最早的「體驗戶」，在 1884 年率先進行重整，原本混亂的街道重建為現在的矩型街區，不但重鋪路面和水道，而寬闊的街道也使有利通風和採光，降低病菌傳播的風險。至於鼠疫重災區的望德堂坊在 1895 年後也被重新規劃，經過大規模的工程後，原來殘舊的房屋和混亂的街道，被今天所見的歐陸風情的民房取代。

街區改造不過是城市衛生和環境改善的其中一環，還有無數的改善工作，包括處理污物和垃圾、綠化城市、建設供水系統等等，當然這些工作也不可能有短短數十年內完成。



1868 年的重整前的望德堂坊



1868 年的二龍喉花園，可見龍田村、望廈村及城外的農地。

【註一】胡國年·《澳門哪吒信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3年），第21-24頁。

【註二】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2-367頁。

【註三】Afonso, José da Conceição著·〈澳門衛生史試編〉·載於《行政雜誌》第七期（2005年第4期），第1269-1302頁。

【註四】黃雁鴻·〈1895年鼠疫與澳門公共衛生的發展〉·載於《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3期），第174-182頁。

【註五】Afonso, José da Conceição著·〈澳門衛生史試編〉·載於《行政雜誌》第七期（2005年第4期），第1269-1302頁。

【註六】田渝編·《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告彙編》（澳門：澳門大學，2014年），第70-71頁。